

南 華 大 學

民族音樂學系

學士論文

台灣農村武裝青年樂團之音樂文化與社會實踐



學 生：鄭筠馨

指導教授：周平 教授

授課老師：周純一 教授

中華民國 一 百 年 六 月

## 致 謝

終於寫出一本論文了，我從大三擔心到大四，能夠順利完成論文要感謝的人實在是太多了，很開心唸了民音系，學到很多不同的知識，雖然課很多很辛苦，但是現在回頭看看當初的我和現在的我差別這麼多，就覺得一切都很值得，首先我想先謝謝系主任周純一，如果不是主任無私的奉獻，我們也不會吸收到這麼多的知識，也沒有辦法成長這麼快，也無法感受到完成一本論文的喜悅。再者我想感謝我的指導老師周平教授，老師在繁忙之中答應指導我，並且在我一頭霧水還摸不清方向的時候幫我理出頭緒來，從開始執行這本論文的時候周平教授每個建議都讓我感覺受益良多，在上課的同時會講一些笑話放鬆我的心情，老師的用心指導是寫出論文的關鍵。

我要感謝的是我訪問的團體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經由周平老師的介紹認識他們，他們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採訪以及提供很多資料給我，讓我對於他們的音樂實踐上有進一步的理解。我還要感謝我的家人，沒有家人的支持與鼓勵我也沒有辦法這樣東奔西跑的完成我的論文，因為論文讓我太忙碌了，我不是故意不回家的，希望我的家人原諒我。

我要感謝陪伴在我身旁的朋友同學們，從每個人互相討論當中可以知道大家寫論文遇到了什麼難題，互相提醒對方要改進，也互相給予對方鼓勵和意見，一起同甘共苦的感覺真的很棒，這四年的時光也會是我很棒的回憶。

謝謝每個幫助過我的人，沒有大家的幫忙這本論文不會如期的完成，沒有大家的幫忙也不會有今天的我，在民音系學到的東西真的太多了，在這邊得到的知識是別人都學不到的，真的很謝謝大家。

鄭 筠 馨

2011.04.07 於嘉義 大林

## 摘要

本研究內容為台灣農村武裝青年樂團音樂與社會實踐研究，探討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的音樂與社會實踐，包含了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的團員介紹、樂團成立的目的以及經過、經費運作、樂曲分析、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的理念、以及農村武裝青年自創歌詞以及歌曲對社會實踐的關係，在本文中會有詳細說明與介紹。

由於農村武裝青年是獨立樂團，而且前人並未有人研究過，有一些質性相同的團體，但是這些團體與農村武裝青年樂團針對的議題是不同的，所以在文獻上資料有限，筆者大多是採用口述歷史的根據所寫的，除此之外筆者有翻譯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的自創曲，並且加以說明創作的內容針對的社會事件。

第三章主要介紹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的發展沿革，包含了經費運作、團員介紹、演出活動，以及農村武裝青年的相關網站來做初步的了解，在第四章會以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的樂曲為主，如樂曲分析、詞曲創作特性、和其他獨立樂團創作的詞有何不同的分析來探討，在第五章的部分會以農村武裝青年樂團實踐後的社會效果來探討音樂是否是一種單純的美學形式？還是音樂可以推動社會改革呢？

在近年來農村以及環境的議題受到大家的討論，因為工業化的影響導致農民漸漸的變成弱勢族群，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為農民發聲，用音樂當成武器，這樣對於社會實踐的效果如何以及音樂是否關在象牙塔裡面？還是像農村武裝青年樂團不在乎利益，追求的是一個夢想？這些都會在本研究的結論中，有完整的論述。

**關鍵字：**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社會實踐、美學形式、社會改革、社會音樂

# 目 錄

摘要.....	I
目錄.....	II
圖目錄.....	III
表目錄.....	IV
<b>第一章 緒論.....</b>	<b>1</b>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目的.....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2
<b>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理論探討.....</b>	<b>5</b>
第一節 文獻回顧.....	5
第二節 理論探討.....	6
<b>第三章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歷史與發展.....</b>	<b>8</b>
第一節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成立源起.....	8
第二節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之現況分析.....	10
第三節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之團員介紹.....	16
<b>第四章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之音樂風格分析.....</b>	<b>20</b>
第一節 旋律、詞曲創作、專輯之分析.....	20
第二節 歌曲與社會.....	29
<b>第五章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與社會運動之關聯.....</b>	<b>38</b>
第一節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的意義.....	38
第二節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的音樂運作與社會效果.....	39
<b>第六章 結 論.....</b>	<b>41</b>
<b>參考文獻.....</b>	<b>42</b>
<b>附 錄.....</b>	<b>45</b>
附錄一：民族誌.....	45
附錄二：口述歷史.....	65
附錄三：照片整理與介紹.....	98

## 圖 目 錄

圖 0-1 第一次田野工作與農村武裝青年樂團團長阿達合照.....	50
圖 0-2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於凱達格蘭大道演出後與筆者合照.....	52
圖 0-3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於雲林布袋戲館演出所攝 .....	55
圖 0-4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於雲林布袋戲館演出所攝 .....	55
圖 0-5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於中興大學演出 .....	60
圖 0-6 鼓手蕭長展口述歷史當天所拍攝 .....	63
圖 0-7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第一張專輯封面 .....	98
圖 0-8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第二張專輯封面 .....	98
圖 0-9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第二張專輯 CD .....	98
圖 0-10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演出海報 .....	99
圖 0-11 農村武裝青年土城舊彈藥庫演出海報 .....	99
圖 0-12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參加農村再生條例音樂會海報 .....	100
圖 0-13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於北港朝天宮 .....	100
圖 0-14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於凱達格蘭大道參加返國中石化活動大遊行.....	101
圖 0-15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阿達與俐君於雲林布袋戲館演出 .....	101
圖 0-16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於中正大學演講音樂與社會實踐 .....	102
圖 3-1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於凱達格蘭大道演出 .....	10
圖 3-2 2010 年 11 月 13 日於台北凱達格蘭大道的石化政策要轉彎環保就國大遊行廣告文宣...12	
圖 3-3 2007 年 8 月 13 日反對土城埤塘里舊彈藥庫區開發案廣告文宣.....	12
圖 3-4 當搖滾遇上農村專題演講演出照片 .....	13
圖 3-5 於中正大學專題演講音樂與社會實踐 .....	13
圖 3-6 團長江育達演出時所攝影 .....	17
圖 3-7 鼓手蕭長展接受深度訪談時所攝影 .....	18
圖 3-8 大提琴陳俐君演出時所攝影 .....	19
圖 4-1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出版品封面 .....	24
圖 4-2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出版品封面 .....	25

圖 5-1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之 LOGO .....	39
譜例一 .....	26
譜例二之一 .....	27
譜例二之二 .....	28

## 表 目 錄

表 0-1 田野工作進度表 .....	45
表 1-1 訪談進度 .....	5
表 2-1 文獻回顧參考書目 .....	6
表 4-1 歌曲整理介紹 .....	30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音樂是社會大眾的一種必需品，無論是不是了解其中的意義或者只是隨口唱唱，但是這些哼哼唱唱的音符都是心情開心與不開心的寫照。所以現在社會上有不少流行歌手或團體爲了迎合大眾的喜好，而唱了一些好記又好聽的一些歌曲之後出專輯，但是現在的音樂樂團在台灣有一種情況是追求市場價值的，就是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觀眾或是參加演唱會購買相關產品，筆者自己本身長期學音樂，一直以來都認爲音樂是純粹是一種美學的型式，但是有時候會注意到社會當中有一些音樂團體不是單單只侷限於在音樂當中發揮，也不是爲了市場上的利益，例如：銷售唱片。有些人他們的音樂是跟社會實踐關懷弱勢同胞相關聯的，筆者對於這個很有興趣，也覺得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音樂不能只是關在象牙塔裏面，可以透過音樂的力量成爲一種社會改革的動力，所以經過介紹接觸認識了農村武裝青年，他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個樂團說明了音樂不只純粹是音樂，同時也是社會改革的一種途徑，也可以強調這種研究的重要性。

台灣社會在這幾十年來的快速發展好像有越來越 M 型化的趨勢，貧富差距越來越大，M 型化的社會發現越來越多的人變成了貧窮或者是弱勢者，這些人的聲音都沒有機會表達出來，這樣有違社會正義和公平正義的原則，所以筆者認爲有樂團願意爲他們發聲這個研究是很有價值的，就從民族音樂學的角度來看民族音樂學部是純粹的音樂學，而是要研究音樂與文化之間的關係，音樂不是獨立的存在於社會當中也不是只有社會的反應而已，它可以變成推動社會改變的動力，過去民族音樂學的研究當中比較少這樣的觀點，所以這個研究對於民族音樂學來說

是有重要意義，音樂可以表達社會的聲音，讓這個社會會重視願意改變現有不合理政策和制度，讓弱勢者能夠受到照顧，這是音樂和社會之間有關聯，這個關連不是被動的反應社會，它可能是主動的推動這個社會改變自己。

##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目的

農村武裝青年，由主唱兼吉他手阿達、小提琴兼二胡手小魏、非洲鼓手阿展三個人所組成，從拿起吉他寫歌的那一刻，只爲了台灣農業與社會弱勢發聲，承襲啓蒙樂團黑手那卡西的街頭抗爭精神，融入新一代青年的熱血與看法。他們玩樂團從來不是爲了想紅，也不是爲了表演而表演。而是用搖滾樂當做工具，拿起吉他當槍桿師法楊儒門，從土地出發，帶著濃厚的農村意識進攻都市結構，向無能的政府宣戰，並企圖挑釁都市慘白青年。

本研究希望得到的成果，基於上述研究動機，筆者希望透過這個樂團的深度訪談和田野調查，來進一步了解在台灣這個社會當中一種所謂獨立製作搖滾樂他們一方面在所謂經濟方面不像那種商品化的流行音樂那麼的有市場，一方面他們也不會受到國家的照顧和保護，因爲他們常常會反政府，這種情況下我的研究目的就是想了解當他們挑戰市場的邏輯挑戰國家的行政邏輯的時候他們如何生存，還要了解他們參與社會實踐的效果。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包括了田野調查、深度訪談、以及文獻蒐集。筆者將上述的研究方法，先進行說明。

### 田野調查：

本研究的田野調查，主要進行的方式，是參與農村武裝青年的各個現場表演，以及街頭抗爭的活動，來進行觀察，而參加他們的現場表演也在現場訪問了一些台下的觀眾做為參考的方向，會訪問台下的觀眾，其原因在於，台下的觀眾幾乎都是上了年紀的農民或中年人，他們對於農村武裝青年這個團體的音樂有何看法以及他們是否都知道農村武裝青年這個團體的存在。

### 文獻蒐集：

文獻的蒐集是寫論文的必要條件，筆者經由南華大學圖書館、期刊論文、碩博士論文、出版過的書和雜誌、以及網路上的一些重要消息來取得需要的資料以及書籍。而筆者也從農村武裝青年的推薦得知了一些和他們相關的書籍以及相同性質的團體讓我參考研究，同時也對阿多諾這位社會學家所提出的音樂社會學做為參考。

### 深度訪談：

在訪問之前做好了充分的資料準備：訪問的問題包含學習音樂的經歷、組織樂團的經過、如何認識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樂團的營運方式、作詞作曲的方式等。採訪的方式是採用開放式的，能夠讓受訪者有更多的發揮空間，同時也讓受訪者放心讓筆者訪問，再以實際的訪談過程，錄音、錄影的詳細記錄。

筆者與農村武裝青年進行過的深度訪談的進度如下表所示：

表 1-1 訪談進度

時間	地點	受訪者
2010 年 11 月 22 日	草屯咖啡館	江育達
2010 年 11 月 22 日	草屯咖啡館	陳俐君
2010 年 12 月 3 日	台中中港路星巴克	蕭長展

## 二、研究範圍

以農村武裝青年音樂和社會實踐上以及成立樂團的經過，包含了文本分析、出版品分析、團員的訪談、音樂運作的情況，如演出的型態、演出的費用、詞曲創作的型態、包含了如何用音樂實踐於社會等等，都是筆者所要研究的問題。

## 三、研究內容：

筆者研究的內容，只限於音樂與社會實踐上背景間的關係，利用獨立製作搖滾以及商品化的觀念來進行研究，並無任何政治立場概述。

##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理論探討

### 第一節 文獻回顧

獨立音樂和市場音樂的不同於，市場音樂是大眾化的，也是由高度專業的生產團隊所組成。這個生產團隊的成員，包括了投資者、生產音樂的工作團隊、專業的詞曲創作者等等，而獨立音樂和市場音樂相反的，對於音樂的創作、意象的呈現、實際的表演方式都是自己一手包辦，而市場音樂的內容投合大眾的喜好，而獨立音樂的內容有生活的抒發、對現實的不滿甚至對政治的直接批判等等。筆者查到有關於獨立製作搖滾的文獻有以下這些：

表 2-1 參考書目

研究生	論文名稱
莊育麟	黑手那卡西的文化抵抗---自我轉化與音樂對話
蕭長展	基進音樂的文化抵抗與公共領域的另類想像：黑手那卡西的實踐經驗分析
黃詩雯	台灣獨立音樂發展與文化政策
陳光斌	獨立音樂品牌原型之研究
江國豪	非主流音樂之台灣意識研究：以 1980 年代後之歌曲為例
鄭凱同	主流與獨立的再思考：文化價值、音樂產業與文化政策的思辨與探討
曾裕恒	台灣唱片產業之研究：主流與非主流之比較分析
陳柏偉	唱工人的歌—台灣自主工運抗爭歌曲與抗爭空間之形構

張丙焱	從失敗學角度檢視台灣獨立音樂之發展 — 以樂團展演為評估標的
紀宗灃	影響消費者購買獨立音樂行為之探討
楊璨羽	音樂產業與文化政策：一個獨立音樂視野的探討
朱夢慈	台北創作樂團之音樂實踐與美學—以「閃靈」樂團為例

這些討論獨立音樂有一個相同的特點在於，他們不追求利益，追求的是個人創作的自由，在農村武裝青年裡我看到農村武裝青年不追求利益，追求的是一個夢想的實踐，一種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本論文要從獨立製作搖滾如何改革社會來進行研究，本研究和以往他人研究的不同在於，他人研究的都是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看，研究的是社會方面，本研究是以音樂來看社會，想探討的是音樂是否能主動參與社會改革，目前還沒有人寫以農民為訴求的論文，所以筆者想從這一方面來探討音樂和社會實踐的關係。

## 第二節 理論探討

音樂是有純粹的自主性而獨立於社會之外？還是音樂是社會的部分？本論文的主張是音樂是具有主動推動社會產生變遷的力量，以農村武裝青年如何參與社會實踐推動人民的福利，以這個為例子來做討論。社會學家阿多諾他注意到文化工業的出現使得非常多的藝術品包括音樂，這些藝術按照標準化的模式開始大量生產，然後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它變成一個商品開始大量複製，這樣的複製過程當中看起來好像是讓音樂流傳更多，但是這樣的大眾化有人把它視為商品，這些讓大眾都接受的音樂其實是失去了音樂原有的原創性，音樂會妥協於市場的愛好而讓這種音樂變成一種保守被動的消費品，但是反過來也有人主張不要讓音樂變成

一種消費品，有一些樂團他們會拒絕讓他們的音樂妥協於市場，他們讓音樂以一種非商品化的方式來行銷音樂，音樂是緊貼在一種被邊緣化的弱勢者而不是大眾消費品味的。



## 第三章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歷史與發展

### 第一節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成立源起

關於農村武裝青年的歷史以下是經由筆者所整理的訪談稿呈現以下的整理敘述。

農村武裝青年主要創立者是團長江育達，成立於 2007 年 12 月 14 號，原本是由主唱兼吉他手阿達、小提琴兼二胡手小魏、非洲鼓手阿展三個人所組成，在 2010 年 6 月小魏退團，團員更換為大提琴俐君，農村武裝青年的成立主要是替農民發聲，但是他們不僅僅只關心農村和土地，他們關心的還有環境問題，當初阿達看見農村的凋零與落寞因此有念頭想成立農村武裝青年，但是當時他只找了他的朋友阿展討論這個想法，並沒有去實行，他告訴筆者之後有很多巧合才讓他組成了農村武裝青年。

阿達在國中的時候有學過音樂，但是只學了半年，他告訴筆者，他有很多吉他和絃還有鼓的節奏都是自己摸索的，他參考了很多樂器的彈奏方法，例如：看了月琴的彈奏方法，想去用吉他模仿月琴聽起來那種獨特的曲調，所以阿達發明不屬於吉他正常彈奏的和弦，在阿達高中二年級的時候開始接觸樂團，擔任的是吉他手或是主唱的位置，從那個時候開始玩起樂團，阿達在大學期間受到很多對社會運動的啓蒙，讓阿達開始參與社會運動，他告訴讀者因為就讀的是哲學系，比較容易接觸到這一類的消息，在大一時候就受到學長的啓蒙，帶他去參加了第一次社會運動，並且同時間受到了交工樂團的影響，阿達本身就是一位叛逆的學生，聽的音樂都是屬於獨立製作搖滾的音樂，大學學長的啓蒙加上交工樂團

的啓蒙，這兩個啓蒙點加在一起，一併成長了。之後在大學二年級開始接觸爵士鼓，也加入了另一個獨立製作搖滾的樂團，他在這個樂團了擔任的就是鼓手的位置，就這樣持續到阿達當兵退伍出社會之後，剛退伍的時候加入了另一個團體，也是從這個時候才開始寫歌，但是當時在這個樂團擔任的也是鼓手，自己不想把自己寫的歌給別人唱，但是自己又沒辦法唱，所以因為這個巧合之下才有了自己組樂團的決心。他在這時候有找他的朋友阿展討論這件事情，因為阿展是阿達大學時期社團的學長，他們參加的是搖滾音樂研究社，因為音樂才對彼此熟識，但是從大學畢業之後，他們將近四年沒有聯絡，那時候阿展碩士學位期限最後一年，所以從嘉義搬回台中，回台中之後才開始與阿達聯絡，當時後對於要繳交論文很苦惱也很緊張，所以找阿達聊天，那時候阿達有把想組樂團的念頭告訴阿展，並且問阿展要不要參加，但是阿展一開始對音樂不熟悉，他自己也認為音樂對他來說好像有距離，而且碩士論文即將要繳了，可是他從以前的夢想就是一直希望自己可以組成一個樂團，而且阿達樂團缺鼓手，所以就請阿達教他打非洲鼓，並且也答應和阿達一起玩音樂，當時只有他們兩個人，在一個契機之下有了一個表演的機會，那時候沒有一個正式的編制，他們找了另一個朋友來彈手風琴，一起到了樂生療養院去參加一個表演，但是那時候沒有農村武裝青年這個團名，所以暫時用了另外一個團體的團名，也沒有一個固定的編製，因為阿達還在嘗試到底要怎麼編制，阿達有嘗試把噴吶加到農村武裝青年裡面，甚至找了一個手風琴手，可是他發現那個力道達不到他想要的，一直到小魏出現，而且小魏剛好會拉小提琴也會拉二胡，所以找他當了固定的團員，他們之後有了固定的編制之後才開始取團名，那時候想了很多各式各樣的團名，而且那時候楊儒門也剛好出獄，他們都覺的楊儒門當白米炸彈客的行為沒有什麼不好，他們很支持他，因為他們覺的就算他什麼都沒有，他還是靠著自己徒法煉鋼去完成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阿達就想那團名就取名為做農村武裝青年好了，但是農村武裝青年不是在說我們自己，這個對象投射的是楊儒門這個人，是他的意象帶出了農村武裝青年，這六個字，就變成我們的團名，至今都沒有改變過。

阿達和阿展是組織農村武裝青年較為重要的執行者，因為他們對農村有特別不一樣的情感，所以他們選擇關心台灣農村變化，團長阿達告訴筆者，他會特別對於農村有不一樣的感覺是因為他從小住在彰化田中鄉下地區，從小房子的四周都是田地，環境一直隨著他年紀的增長不停的在改變，現在的田地已經少之又少，連以前在田邊釣青蛙的遊戲也漸漸變成回憶，家中附近的白鷺鷥也慢慢的不再聚集了，所以阿達對於這種農村情景的變化感到感概，因此在阿達創作的曲子當中有許多是寫他家鄉的環境變化以及他對於土地的情感，阿展告訴筆者他雖然不是出生於鄉下，可是他自己的爸爸也是鄉下小孩，很多親戚也還住在鄉下，他逢年過節也是回到鄉下去參加節慶，他也對四周環境的變化感到感概，雖然沒有阿達表現的這麼強烈但是也有一定的情感。



圖 3-1 農村武裝青年於凱達格蘭大道演出

## 第二節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之現況分析

### (一) 農村武裝青年團練時間及位置

農村武裝青年沒有比較固地的團練時間，他們三個人一起練團的地方是在他



們的工作室，位於台中縣龍井鄉新興路 55 巷 12 號，因為大家都有各自的主業所以團練的時間也不太一定，大家時間能夠配合就來練習，並無確切的練習時間，但是要去表演的前幾天大家一定會空出時間來練習。

但是阿達和俐君會比較常練習，因為俐君剛加入農村武裝青年，有一半的歌曲他都不熟悉，所以阿達會較常與俐君一起練團，團長阿達表示，其實他沒有太多管理他們的樂團，從以前他們的團體就很隨性，但是要表訂什麼時候要練團、表演，而且一定要到場，他認為他的管理方式並不會對其他團員造成任何的壓力，但是他對於音樂的要求比較高，因為他覺得在團練的時候需要有效率的練習，要把他所表達的東西練出來，所以在音樂上他是比較嚴格的，其他時間只要大家討論好就可以了。

## (二)演出活動

農村武裝青年參與的活動非常多元化，他們有參與社會運動的演出，多半是以農民和環境的主題，參與社會運動演出全員都會到齊去表演，因為鼓手阿展以及大提琴俐君都有自己的主業，所以有時候無法配合參與演出，他們參加社會運動演出時，台下的觀眾多半反應非常熱烈，因為所有歌曲都是閩南語，農民幾乎也都是上了年紀的居多，所以沒有語言上的隔閡，而且歌詞內容把農民或是環境的問題都寫得很清楚，所以台下參與者反應是熱烈的，同時會在現場販賣他們發行的專輯，有許多人會去購買，用這樣的方式來支持他們。



圖 3-2 2010 年 11 月 13 日於台北凱達格蘭大道的石化政策要轉彎 環保救國大遊行廣告文宣

社會運動的場合並不是常常有，但是他們有社會運動的演出幾乎都會到場去支持，他們參加社會運動是沒有任何酬勞可以拿，因為他們認為替農民發聲是他們農村武裝青年的工作，他們關心土地以及環境，所以即時沒有酬勞也沒有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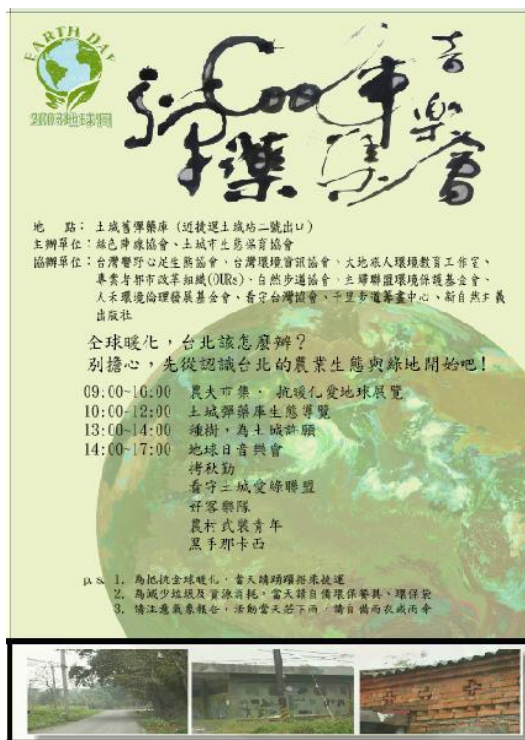


圖 3-3 2007 年 8 月 13 日反對土城埤塘里舊彈藥庫區開發案廣告文宣

除了社會運動街頭抗爭的活動以外，農村武裝青年也有許多專題演講的活動，這些專題演講結合了農村與搖滾樂，例如在 2010 年 11 月 2 日受雲林縣社區大學邀請於北港朝天宮討論當搖滾遇上農村的議題，他利用他所寫的歌還有歌詞的意境來傳達他為什麼想要用音樂當武器的原因，以及讓更多人知道有人在做這樣的事情，他會一邊唱歌一邊播放他自己所準備的 PPT，上面會有歌詞內容，讓大家知道他歌詞的內容以及意義，類似這種專題講座幾乎都是團長阿達自己去演講較多。



圖 3-4 「當搖滾遇上農村」專題演講演出照片



圖

### 3-5 於中正大學專題演講音樂與社會實踐

農村武裝青年還會參加許多不同場合的演出，例如在台灣樂團節演出、有時候也會在街頭演出，這些演出通常都是純粹的唱歌，在唱歌的同時會介紹他用什麼樣的心態去寫那首歌的歌詞，但是並無像前兩種類型一樣會先敘述他們成立的經過以及成立樂團的目的，農村武裝青年表演的量還算很穩定，整個團體是一直

持續運作中。

### (三)經費運作

農村武裝青年的經費運作方面，由於他們發行專輯是自己先付出的，所以他第一張專採用預購的方式來發行，他們先將企畫稿擬定後，用 E-mail 以及架設網站的方式告訴大家先行預購，預購的價錢為 250 元，團長阿達表示：「這些經費都是我們自己做的，基本上我是一個很站在地下樂團的方式來營運樂團這種東西，因為我覺得搖滾樂這種東西本來就是一個主體性非常強的，甚至強過於任何的公司，對我來說搖滾樂是做你要做的，不是做別人要做的，甚至是唱我要唱的，不是要唱大家要聽的，這才是搖滾樂的精神，所以那時候發專輯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做我要做的，我只做我要做的東西給別人，當然包括錄音、經費也得自己想辦法，因為台灣大部分的創作樂團幾乎都面臨這樣的命運。」

但是在訪談的時候阿達告訴筆者，其實他們從來沒有付出太多金錢，因為有一位中正大學的管中祥教授很認同他們的理念，是教授一直鼓勵他發行專輯，教授要拿錢贊助農村武裝青年發行專輯，可是當下被阿達拒絕了，他請教授幫他們轉寄 E-mail 就可以了，所以在發行專輯上面的經費是沒有問題的。

農村武裝青年會去申許多補助金，這些補助金會用於一起去表演時的交通費，或是參加社會運動時候所使用的經費，他們的收入主要是表演費以及銷售專輯，分配收入的方法是按照比例去拆帳，因為阿達寫詞寫歌，而且很多行政上面的事情都是阿達在處理，所以他會得到比較多的金錢，俐君和阿展拿到的金錢會是一樣多的。團長阿達表示：「我們有很多規則，也算是按照比例，比如說我們三個我、俐君和阿展，我們今天有一萬元收入，我自己會拿 5000 元，因為我還要包括作詞作曲，他們拿到的大概是樂手費，我會拿比較多是因為一方面我當初跟阿展的協定是，這些錢算是我的薪水因為團裡的事情幾乎全部的事情都是我在弄，所以我自己會拿走大部分的金錢。」

#### (四)農村武裝青年行銷自己之方法

農村武裝青年是獨立製作搖滾的樂團，這種樂團是不被市場的商品化所牽著鼻子走的，所以他的音樂就是比較沒有商品化，比較不在乎利益，但是就因為沒有太多的行銷手法，所以他們如何推銷自己呢?筆者整理了以下的方式為：

1. 現場演奏、販賣：農村武裝青年使用現場演奏來達到現場的氣氛，集體情操的提升，讓大家都受到感動才購買他們的專輯，他們的專輯背面都會備註一行字「非商業用途，歡迎拷貝助印分送給親朋好友」，他們希望他們的專輯可以流傳的更廣，他們不在乎利益，在乎的是一個理想。
2. 唱片行、誠品書局鋪貨：雖然農村武裝青年比起現在流行音樂來說是比較沒有商品化的，但是空有理想沒有收入也是沒辦法支撐整個樂團的，所以他們有一部分是追求利益的，但是有更多方面是追求理想的。農村武裝青年阿達表示：「唱片行有鋪貨，誠品書店還有現場銷售，其實我上面也是有唱片公司發行的，但是我們和唱片公司協定就是它們只幫我們做發行和通路，我們會拆配合的百分比給他們，我們是一種合作的關係，因為我一定也需要唱片公司才能發行，因為自己發行不算是專輯而且不是新聞局的管轄。」
3. 表演時的照片和影片紀錄：很多網友會將他們表演時候的照片或影片 PO 在網路上，例如 You tube、yahoo 都收尋的到農村武裝青年表演的照片或影片，他們音樂除了是一種音樂演奏的形式，他們的觸角也在網路上面延伸，讓他們增加曝光率，同時也讓大家知道他們要訴求農村的命運。
4. 架設網站：農村武裝青年在網路上有架設屬於自己的網站，網站裡放了很多近期要表演的活動和消息，同時也使用了現在很流行的 face book 來推銷自己，增加更多的曝光率。
5. 媒體訪問：農村武裝青年接受了許多的電視新聞的訪問，他們還有在

電台主持節目，經由這些方式讓更多人認識他們。

### 第三節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之團員介紹

農村武裝青年團員人數有三個，因為他們需要參加社會運動，所以人數比較少，配器方面也很簡單，因為配器簡單所以機動性高他們比較不在乎音樂本身的品質或是組織的完整。以下是團員的介紹

1.團長江育達：他是農村武裝青年的創團者也是農村武裝青年的管理者還有表演者，他的主業就是農村武裝青年這個團體，他的副業是哈和平咖啡館的管理者。阿達告訴筆者農村武裝青年帶給他的影響非常大，甚至讓他感覺像是唸了研究所的感覺，他無法用三言兩語所表示，團長阿達認為：「我覺得我組這個團對我影響非常大，甚至我覺得這個樂團讓我感覺像是唸了研究所，我現在所有講的東西，我在還沒組樂團之前完全都不知道，我覺得這是邊學邊做之中學到的東西，應該這樣說一開始只是很單純，自己寫了一兩首歌，結果發現那個團不能唱後來就自己組一個團，也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像現在這個樣子，所以從一開始是那個樣子到現在這個樣子，這中間一定有很多的修正，能夠弄到自我反省自我修正，當我踏到一個階的時候就會自己反省到沒有精進的話很像會掉下去，所以必須去知道更多的事情，不管是知識上、論述上或者音樂上的，我們只能越來越進步，還有包括認識的人也是，用音樂進入到我現在這個領域上面，其實會遇到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包括 NGO 的組織、社會運動團體、老師教授甚至政治人物都有可能接觸到，所以環境真的是比較複雜一點，所以在這之中就可以學習，所以這個樂團對我來說真

的影響很大，我都還覺得甚至比我念研究所還要值得。」但是在創團至今有遇到一些瓶頸，他覺得他的瓶頸是，因為他在做一種行動，可是這樣的行動不可能一直反覆一樣的模式，例如寫完歌然後唱歌，唱完歌就去抗爭場合唱歌，他覺得好像永遠都是這樣的模式，所以會去思考這樣到底有什麼意義，尤其發完第二張專輯後，他告訴筆者那個時候大概有兩三個月的瓶頸，他都不想唱歌，他寧願到學校跟同學或小朋友唱歌，他就是不願再去街頭唱歌，大概有三個月的時間他都把自己封閉起來，因為他要開始思考事情，後來慢慢的想通、釐清自己所想要的慢慢的走出瓶頸。



圖 3-6 團長江育達演出時所拍攝

2.鼓手蕭長展：他是農村武裝青年的鼓手，現為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的博士生，副業為農村武裝青年，他會接觸到社會運動音樂是因為他唸書時期的碩士論文，他研究的是關心勞工的黑手那卡西這個獨立製作搖滾的團體，他告訴讀者他去田野工作的時候和黑手那卡西一併作詞，黑手那卡西讓他不在那麼害怕音樂，同時也受到黑手那卡西的鼓勵，讓他有勇氣加入了農村武裝青年，因為他一開始加入時，不太了解音樂，是團

長阿達教他打鼓，之後自己摸索，漸漸的可以上手，農村武裝青年對於他的影響也是非常大，蕭長展認為：「影響太多了，影響的層面有很多，最重大的是影響我一生吧!因為這是實踐我的夢想，我跟阿達共同組成農村武裝青年這個樂團，從我以前我想像我自己的身分可能是一個學術領域的學徒，到後來漸漸的變成一個音樂的創作者或表演者，這種身分的不同是我以前從來沒想過的事情，因為我從以前我覺得我跟音樂一直有一種距離，而這種距離是讓我會害怕的，但是後來漸漸的拉近了和音樂的距離，這會讓我自己覺得我的身分和以前不一樣，因為我不只是學術研究者還是一個音樂的表演者，所以這個認知對我來說就有很大的影響，比如說我去參與社會運動的時候我站的角度會不一樣，就拿以前來說我只能用我的身體去和大家一樣走上街頭這樣抗爭，之後不一樣的是我還可以用我的鼓去敲打一些旋律，即使我們人不在現場我們還可以用我們音樂，用聲音來傳達。」



圖 3-7 鼓手蕭長展接受深度訪談時所拍攝

3. 大提琴陳俐君：他是農村武裝青年的大提琴手，主業是職能治療師，副業是農村武裝青年，他從小就學習大提琴，但是他中間有中斷了三、四年，直到唸大學才又開始接觸大提琴，原為台北老鄰家



樂團的大提琴手，老鄰家樂團也是社會運動團體，關心的是環境問題。參加農村武裝青年之後是兩個樂團的團員，他本身很喜歡音樂，但是他喜歡的並不是學院派的音樂，是喜歡自己隨便玩，他告訴筆者他在演出時候的特別經驗，以下是俐君所表示：「有一次我們在大安身林公園附近，我們要變成人鍊之類的，就是大家要手勾著手不要離開那個地方，那一次警察就把所有人都抓上警車，然後把我們載去荒郊野外，我還在警車上打電話給我媽媽跟他說我現在正在警車上面警察把我們載到一個離我家還蠻不遠的地方，可是沒有任何的交通工具，不要讓我們回家，警察故意要讓大家離開那個現場。還有一次是再灣保，那也不算是一個抗爭，是那邊的土地要被政府徵收，可是那邊的居民還蠻團結的想去抵制這件事情的發生，在一個政府的說明會上，他們就敲鑼打鼓不要讓政府講話，我那時候很感動，因為當地的居民很合作很團結，就是連抗爭的人我很少看到他們會這麼樂觀的去看待未來會發生這些事情，不過那邊的居民真的很樂觀也很團結，所以令我很感動。」



圖 3-8 大提琴陳俐君演出所拍攝

## 第四章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之音樂風格分析

### 第一節 旋律、詞曲創作、專輯之分析

農村武裝青年作詞作曲者皆是團長江育達，從他當兵之後開始寫歌，現在累積的歌曲數量大約有三十首以上四十首以下，用的時間大概是三年左右，阿達表示他一開始比較著重於環境，農村是叫後來才接觸到的，所以一開始寫的歌都和環境有關係，因為受到交工樂團的影響，例如反美濃水庫等等，但是會接觸到農村是因為自己的鄉愁，因為自己生活在鄉村，看到鄉村的凋零心情難免會有點感慨，會較喜歡這兩方面另一個原因是他的喜好，他告訴筆者其實每一個社會運動工作者都會有比較有感覺的方面，他自己則是對環境和農村有感覺。

#### (一) 樂曲創作特性

阿達寫個的調性比較常用小調，他認為用小調的感覺去寫歌可以寫出台灣的味道，他也很喜歡使用五聲音階的素材去寫歌，他覺得這樣他唱起來也會很開心，阿達表示：「我只想要唱自己開心的寫自己開心的歌，我曾經跟別人說過我不為任何一個聽眾寫歌，我為了我自己的聽覺寫歌，跟我表演一樣我一定要表演我自己開心，我要表演自己想表達的，我不管下面觀眾多開心，我只要當天我開心就好。」樂曲演奏的速度較多首是慢歌，他覺得慢歌可以表現出更多的情感，快歌則是可以讓觀眾感受到氣憤的情緒。

## (二) 歌詞創作特性

阿達寫的歌曲有一個特點是他的咬字非常清楚，他會用台語本身的韻腳去寫，阿達告訴筆者他創作時詞曲是並行的，這樣可以讓他更快的發現哪一個韻腳和音符無法相符可以立刻修改，阿達所表示他創作的速度有快也有慢，有時候靈感一來一個下午就寫完了，但是若沒有靈感，他會先把那份未完成的樂曲放在旁邊，因為他覺得總有一天一定寫的完，阿達表示：「我有一些歌是一天就完成了，我通常沒辦法分很久這樣做，應該說我要完成這首歌的話速度很快通常不會超過兩天，可是我如果我靈感來了，寫了一半或是寫個開頭發現感覺不對我就不會再寫下去，我會先把它放著，因為我知道那個有一天會突然完成的，我不會強制我自己因為那個再拖下去也寫不出來，沒有靈感了，所以如果真的要寫歌其實一兩天就會寫出來了，或是一個下午就寫出來了。」他創作的歌詞都是以台語來創作，他告訴筆者因為台語是他的母語，會讓他感覺到親切而且有百分之百的情感，寫國語的話會讓他感覺情感的部分沒有辦法有太多的接觸，他從小到大都講台語，所以他覺得用這種方法去講土地去講農村對我來說是最好的。在歌詞方面阿達有歌詞使用了較激烈的髒話，例如：第一張專輯的名稱為幹!政府，阿達表示，他只想讓大家知道農民被壓榨，土地被徵收的那種心情。這些髒話是要說明他們的不滿，這個樂團的理念就是要讓弱勢者表達他們的心聲，主流和官方有時候太強勢，弱勢者的話是沒有人會聽的，有時候他們用髒話來代表搓破主流強勢的體制和虛假，因為他們重視語言的修辭要典雅，但是他們是虛假的，因為他們所設計出來的制度和政策常常犧牲掉了社會當中最底層的人，這些社會中最底層的人反而不會那麼的虛假，也許他們的教育程度也不高，所以他們不會用華麗的詞藻來講一些道理，但是他們會很直接言行如一的，這時候使用髒話並沒有什麼惡意只是一種口頭禪他可能是粗俗但是也代表真情，髒話的使用有時候就是一種反抗的聲音，用髒話當成武器來挑戰現有的權威，就像現在的西方饒舌歌也會使用很多的髒話，例如在西方關懷弱勢得反抗權威的歌曲也會使用髒話。是出自一種理念

就是想挑戰權威和虛偽想表達一種下層社會真實的一面而不是虛假的一面。

### (三) 農村武裝青年與不同社會運動團體黑手那卡西的比較

創作詞曲的部分，都是阿達自己作詞作曲，和另外一個社會運動團體黑手那卡西比較不同，筆者收集過資料發現黑手那卡西作詞作曲時會找很多人一起來創作，是屬於集體創作的，例如他們會找外籍新娘、姐妹會、工殤協會的一起合作，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創作形式，我們通常會預設一個音樂創作當中會有一個清清楚楚的作者，例如說有兩位共同作者這種方式，這個作者是有絕對權威的，這個作品到後來才有配樂作曲，然後包裝成商品才能到市場去販賣，這個樂曲就清清楚楚的話分了作曲者、演奏者、然後所謂的消費者或觀眾，可是在黑手的音樂創作過程當中它變成作者是大家可以一起參與的，所以的樂團的成員他們可能跟工人大眾他們可能在同一個場合一句句的討論創作歌詞，這種方式打破了過去音樂家和消費者的關係，這種集體創作的形式打破了音樂家和觀眾的界線，打破了作曲者跟消費者，或者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界線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所謂社會參與的事情。農村武裝青年是有沒有集體創作的，他們有比較清楚的界線就是創作者，阿達告訴筆者他頂多用了農民講的話去寫歌詞，還沒有和他們一起創作的想法，阿達寫出歌曲之後只會有吉他的譜，另外兩位演出者是依照阿達想要的感覺去配樂，所以樂團配樂的方式是，樂團團員有相當高的自主性，不會受到作曲者的約束，所以即興的成分很大，還有另一個就是創作的特殊性就是阿達不懂樂譜，他告訴筆者他不寫譜，他是用吉他唱歌然後錄製下來，逐步修正的方式，所以就這樂團的演奏面來看他是有即興創作的部分，但是在作曲本身他是單一作者而且他不是用樂譜方式，到演奏方面每個樂手都有即興創作在裡面，但是他們跟觀眾消費者之間是有一個界限的，但是這個界線不代表觀眾沒有參與，因為觀眾在現場參與的氛圍，情緒的帶動是演出者會感染給觀眾的，而觀眾的反應包括打節奏、歡呼、甚至於跟著哼唱，那個演出者其實也會受影響而有所調整，一開始演出者

本來是即興的會受到觀眾的反應影響會特別覺得很熱情而演奏什麼段落，演出者和觀眾是有很強的互動性，但就以樂曲的創作來說是有界限的，觀眾不參與在樂曲創作本身，但是在演出的即興創作部分，應該會有相互感染的情感，情感的交流，互動的交流，情感情緒甚至意見，透過音樂來交流，這個重點還是在所謂的農村議題為核心，產生一種意見交流。但是農村武裝青年與黑手那卡西共通的特點就是不以商品化為目標而且他們也同樣是以音樂作為社會實踐的媒介，但是他們還是有差別，因為黑手那卡西一開始是關心工人的，農村武裝青年是關心農民的，所以他們的訴求是有所差別的，但是黑手那卡西後來有擴大，擴大到社會弱勢者，農村武裝青年則是關心農民以及環境議題。

#### (四) 專輯介紹

農村武裝青年的第一張專輯為：幹！政府。

專輯簡介：如果連農業、環境、人權都可以失去，我們對未來還能有什麼期待！？

WTO 衝擊之下，資本與人力快速流動，強勢文化統御一切，資源分配更史無前例的失衡，財團統治世界，正義的標準一再退守，弱勢人權被棄之不顧。

農村武裝青年，質樸的庄腳團仔，一心守護農業、環境、人權，始終與弱勢者站在一起。拿起吉他當槍桿，以音樂作炸彈，欲將百姓的不滿控訴，擲進執政者的冰冷心門，震撼摧毀不公不義的體制現狀。

來自土地的反叛搖滾，農村武裝青年首發專輯《幹！政府》

#### 專輯曲目

1. 正義
2. 阮不願在種田
3. 重返鄉土
4. 好好來吃飯

5. 子孫的願望
6. 三鶯部落之歌
7. 部落哀歌
8. 環境的問題誰來關切
9. 花蓮
10. 沒正義就沒和平



圖 4-1 農村武裝青年出版品封面

農村武裝青年第二張專輯為：還我土地

專輯簡介：

是誰將農業生產價值推向邊緣？

是誰狠狠的踩過農人集體彎陀的背？

是誰強佔祖先留下的土地換得利益？

是誰摧殘了生命共存的美麗山河？

政府集團，我們等著你給答案！！

決策者與專業者對於在地居民的霸權，都市對於鄉村的霸權，政府、財團對於底層弱勢的霸權。在這些霸權的行使之下，百姓失去安身立命之地，農人喪失農地的耕作權，自然環境更失去天然的樣貌。環境與糧食是社會的根基，是穩定國家安全的力量所在，破壞了將無法彌補。到底誰該負起責任？不該只把矛頭指向政府而已，身為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都該一起思考台灣的未來，下一代子子

孫孫的希望？不要忘記我們擁有力量！

## 專輯曲目

1. 自由的花
2. 無採工
3. 風中也玫瑰
4. 陪你散步愜在充滿白鷺鷥e一片土地
5. 農民起義
6. 濁水溪出代誌
7. 夢見白鷺鷥
8. 台灣母親你要帶阮去兜位



圖 4-2 農村武裝青年出版品封面

## (五) 樂曲分析

團長阿達寫過三十多首曲子，以下這兩首樂曲是由筆者譯譜整理出來的，這兩首歌曲皆為未出版，有經過了創作者阿達同意讓筆者譯譜，兩首樂曲分別是「白海豚之歌」、「海岸悲歌」因為農村武裝青年都不是學院派的，沒有學過專業且正規的作曲方式，由以下的樂曲可以發現創作者在創作樂曲較常使用的音階是五聲音階，在節奏方面也是非常簡單，因為是社會運動歌曲所以歌詞和歌曲都容易使大家較容易記得，且容易朗朗上口，所以創作者沒有使用華麗的詞藻，也沒有使用太複雜的拍子，主要是讓社會大眾好唱也好記。

譜例 1

# 白海豚之歌

詞曲：阿達

你咁有看見 白海豚 游過西海岸的海邊  
5 你咁有看見 白海豚 聽說伊嘛叫做媽祖魚 游在 台灣  
10 的海邊 親像媽祖咧 保佑 有一天一隻  
15 白海豚仔 游過西海岸的海邊 找無媽媽伊 哭不停  
20 找無媽媽伊 哭不停 田阿 田阿 趕聚來  
25 白海豚仔在 找媽咪 田阿 田阿 趕聚來 找無媽媽伊  
30 哭不停 媽祖魚 在哪裡 找無媽媽伊 哭不停  
35 媽祖魚 在哪裡 找無媽媽伊 哭不停 媽祖魚  
40 在 哪裡 找無媽媽伊 哭不停



# 海岸悲歌

詞曲：阿達

今日 下午來到彰化海邊 日頭炎炎  
照著阮的面 酸酸的海風 穿入阮的耳 是不是每羊  
要 向阮訴悲情 到底是護生 啥味大代誌 三底魚仔  
飛總走去躲 海邊的鳥仔 哭有哭不停 聽說是阿國仔要  
來墾地做生意 海邊駛牛車的歐吉桑 飼蚵仔做事已經  
五六十冬 他說土地是母親 請你不通買賣 大自然的生物  
要 留給子孫來生活 啊~ 你咁知影  
是這片土地來 嚟咱飼養 啊~ 你咁知影  
是這片海羊來 飼咱台灣 創造經濟奇蹟的企業大財團  
請你珍惜這個 FORMOSA 高高在上的政府大官 請你走出京城

譜例 2-2

41  
仔細聽 農民的心聲 無民的心聲 子孫的心聲 你就

45  
仔細聽 土地的心聲 山岸的心聲 每水的心聲 你咁

49  
有在聽 鳥仔的心聲 魚仔的心聲 每處的心聲

53  
請你向天向地 請你仔細來聽 這都不是咱人可以得到

57  
的 一 印

- 2 -

「白海豚之歌」這首歌曲阿達有特別表示：「白海豚之歌」，那是我做的東西以來比較特別的歌，我沒有意識到我會寫出這樣的歌，那首歌一開始的出發點是因為反國光石化，大家都在提白海豚的議題，就想說用比較溫馨的方式來取代抗爭，也是因為這樣我突然就想說過去以前都寫那麼多比較批判的歌，我就突然覺得我可以轉換一下應應這樣的方式，就在想有沒有一種方式是比較有建設性的，比如說唱這首歌可不可以從這首歌得到一些像是環境的一種尊敬或是對生命的尊敬，很直接的白海豚讓我聯想到小朋友，因為我那時候也剛好看一本白海豚的繪本，那是環保聯盟送給我的，那一本繪本畫得很好裡面也有寫一些故事，這本來是要給小朋友看得，突然覺得這種東西小朋友看得懂而且給他們得到的學習會很大，而且他裡面講一些跟我那首歌的意義差不多，就是講一些白海豚的爺爺受傷還是怎麼樣的，所以我就覺得這也是一種社會運動，而且這個是讓小朋友看完會更珍惜我們的環境，我才突然冒出一個想法，就是我寫一首很簡單的歌詞曲子也不要太滿，那種東西是可以讓小朋友來唱的或是可以讓小朋友聽，所以才以兒歌的出發點來寫那種歌，也是因為這樣我去買了好幾套兒歌回來聽，然後回來研究寫兒歌的方式都是怎樣呈現的，包括詞、曲，因為詞在兒歌裡是很重要的，大人的很多語言是小朋友不容易懂的。

## 第二節 歌曲與社會

農村武裝青年很多首樂曲都會對應著社會的議題來做詞，歌詞其中包含的的意義和社會議題有相當大的關係，筆者列出以下幾首歌來做介紹

表 4-1 歌曲整理介紹

曲名	歌詞議題	有無出版
部落哀歌	部落改造計畫	有
守護樂生院	樂生療養院拆除問題	有
阮不願再種田	WTO	有
台灣母親你要帶阮去都位?	相思寮農民	有
濁水溪出代誌	雲林六輕工業	有
白海豚之歌	國光石化針對白海豚	無

1. 第一首部落哀歌是收錄在農村武裝青年的第一張專輯，歌時內容提到

部落哀歌

想起當初少年時 爲了生活來到台北市  
爲了生存來工地做事拼死拼活拼整眠

阮用ㄟ生命來尅恁博 阮用ㄟ力氣來討生活  
認真建設來讓恁住 自己卻沒厝來生活

都市ㄟ厝阮住不起爲了生存來到山河邊  
用阮ㄟ雙手來建設創造溫暖ㄟ家園

你不折手段告阮違建 爲了都市的大建設  
也爲了恁ㄟ政治路線 拿阮ㄟ生存來交換

你憑甚麼要來拆阮ㄟ厝 用強權糟蹋阮ㄟ靈魂  
憑甚麼建恁ㄟ厝來讓阮住 這不是阮ㄟ文化

你那忍心來拆阮ㄟ厝 用公權欺負阮ㄟ生存

逼阮離開多年的家園 到底阮ㄟ人權底兜位

這首曲子是送給很多原住民部落的歌曲例如：三鶯部落、溪洲部落、北二高部落，但是這些部落是建築在都市裡面的，所謂的都市化原住民，他們爲了生活從山上來到都市，原本的生活條件就不好了，所以只能夠靠著他們原始的本能自己整地、蓋房子，但是因爲沒有多餘的錢買地只能選擇不需付錢的邊緣地帶來當作他們的聚落。但是經過幾十年之後，因爲都市開發計畫、政客的拼正積、人們等待政績發酵，以換來舒適的環境空間，開始用公權力逼迫這些住在都市邊緣地帶的族群，更以不折手段的方式迫使居民搬遷，雖然本身那塊土地也不是他們的，但是他們也住了好幾十年了，台北縣政府以行水區仍違反水利法爲由，展開一連串的強制拆除行動，但是卻拿不出明確的水利報告。農村武裝青年看到了這樣的情況爲這個議題而寫下來的歌曲，三鶯部落有被許多人拍成了紀錄片，而且三鶯部落的居民有成立自救會並且成立網站，讓大家可以一起幫助三鶯部落的居民，他們定期會舉辦尾牙今年已經邁入第三年了，今年的尾牙的日期是2011年01月12日，自救會網站貼文寫到：「舉辦抗爭尾牙有個重要的意義：在每一年當中，都會有許許多多的社會朋友在三鶯部落需要幫忙的時候，都會盡全力來支援、關心，讓我們知道抗爭這條路並不是只有三鶯族人，讓大家一起走來不覺得孤單。」(轉自三鶯部落自救會)

2.守護樂生院收錄在農村武裝青年第一張專輯，歌詞提到：

守護樂生院

爲什麼要逼阮來離開 爲什麼不尊重阮ㄟ決定

爲什麼阮嘸尊嚴 后恁糟蹋看味起

甘講阮ㄟ性命嘸值錢 甘講阮ㄟ生存嘸權利  
爲了完成你ㄟ政治美夢 用強權破壞阮ㄟ希望

阮ㄟ尊嚴 阮ㄟ意願 期望你來聽 聽阮小小ㄟ心聲  
阮ㄟ病痛 阮ㄟ性命 雖然嘸值錢 請你給阮最後一口氣  
守護樂生院 勇敢走下去 手牽手 心連心 我ㄟ在這陪伴恁  
守護樂生院 勇敢站鬥陣 用咱ㄟ雙手 爭取最後一口氣

樂生療養成立於日治時代的 1929 年（昭和四年），地域橫跨台北州新莊郡新莊街大字埤角及新竹州桃園郡龜山庄大字塔寮坑最初名爲台灣總督府癩病療養樂生院。樂生療養院舊院區仍保有日治時代的建築特色，共有六十多棟院舍，最早一批建於 1929 年，所以樂生療養院是歷史古蹟具有紀念的價值，但是因爲台北捷運新莊機廠之興建所以必須要強制拆除樂生療養院，當時這個議題搞得沸沸揚揚，有很多社運團體也一起加入例如：黑手那卡西，也都有參與，之後政府退一步告訴人民只拆除一部分，在 2003 年第一波拆除，之後在 2004 年 2 月成立「青年樂生聯盟」2005 年 3 月 19 日也成立了「樂生保留自救會」，在 2010 年 12 月 12 日面對青年樂生聯盟對保存樂生院區的訴求，文建會表示已盡最大努力，試圖保有 90% 舊院區。

3. 阮不願再種田收錄在農村武裝青年第一張專輯，歌詞提到：

阮不願再種田  
阮嘸願再種田 多種多怨嘆  
阮嘸願再種田 越種丟越歹賺  
阮嘸願再種田 那個啥咪 WTO 真怨嘆  
楊儒門十七顆炸彈 表達台灣農民心聲  
伊講無騎溝再進口白米 政府丟愛照顧咱農民

關了兩年也沒改變 因為佢根本伙咧聽  
政府佢甘有咧聽 聽阮做田人心聲  
政府佢甘有咧聽 每天爲了選舉咧車拼  
政府佢甘有咧聽 耳朵搵著攏尬佢爸當無聽  
美國老大咧嗆聲 親像龜仔罔躲咧不敢出聲  
趕快跪著捧懶趴 因為佢利益隴低那  
講啥咪 WTO 最公平 佢爸聽你咧幹你娘  
WTO 最公平 一 WTO 給佢賺大錢  
政府阿！政府阿！政府阿！全部攏餉你賺了了

台灣在 2002 年 1 月 1 日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的會員，這首歌曲是阿達針對 WTO 所寫的議題，他認為這是一場富有國家與富有人種的遊戲，帶著假象和平卻壓迫著貧苦國家與族群，為了溫飽第一世界人民物質生活，他們徹底剝削第三世界、土地、生態、動物、勞動者。摸著你的良心，你可以再容許世界的主流價值是如此不公平、如此自私、如此殘忍嗎？我們每天在主流媒體看到所謂的名企業家、跨國集團、世界第一強國，這些社會給予高度肯定價值的對象，背後卻玩弄著這世界的貧窮族群與土地生態。WTO 衝擊台灣農業，逐漸蕭條、凋零，農民辛苦耕作卻連成本都收不回，種越多賠越多的產業，有誰願意耕作，補助津貼、休耕轉作還有近期行政院提出的農村再生條立法案，看似福利調整與農村發展，卻是促使三農走向滅絕。(農村武裝青年第一張專輯內文)

4.台灣母親你要帶阮去兜位收錄在農村武裝青年的第二張專輯，歌詞提到：

台灣母親你要帶阮去兜位  
文通伯仔靜靜走在黑暗眠的路上

看無頭前的路 煞無天頂的方向  
20年來貢仔寮人走在反核的聲浪  
維護家園犧牲生命 希望跟信任沉落海底  
呼呼 這是貢仔寮故事 來講呼佻聽  
聽說很多農村攏麥來建啥咪科學園區  
爲了私人的財團讓安居的人民流離失所  
廢煙廢水汙染土地農地徵收生態來改變  
農民耕作糧食的安全失去生命的尊嚴  
呼呼 如今我的故鄉嘛已經麥來犧牲  
咱的台灣 咱的夢 佻說台灣是咱的母親  
但是阮卻看無頭前的路 請問佻到底是要帶阮去兜位  
還阮土地 魚兒水中游 鳥仔天頂飛  
還阮土地 安居樂業子孫平安順勢  
還阮土地 農民豐收換來生命的美麗  
台灣母親你要帶阮去兜位 看無頭前  
台灣母親咱的未來抵兜位 看無方向  
台灣母親還阮土地 還阮的夢

這首歌曲是阿達爲了農村被破壞而寫的，但是之後影射的是相思寮居民堅決反對徵收的決心，所以特別有拍成一部正式的MV，相思寮是隨著殖民時期日本製糖會社發展而逐漸形成的農業移民聚落，見證早期台灣農業發展的歷史，聚落約有二十戶農家，居民一百餘人，占地約2公頃，許多磚造三合院仍保留完整，還並存更早期之竹篙厝跟半壁厝，可一窺農業聚落的演進歷程。目前全區畫入中科四期園區內，依目前細部計畫看來，相思寮位於將來中科四期的專業廠區用地、停車用地的交接帶附近，所以政府要強制徵收他們的土地，但是政府收購他們土地的價錢只有四成，這些農民買不起別處的房子和農地要如何維繫生活？他們有到營



建署的區委會發言，但是這件案子還沒有一個定案，這首歌詞代表得是很多農民的心情，同時也呼應了相思寮的這個案子，也因為這個事件，所以影片的標題為「相思寮不賣」。

5.濁水溪出代誌收錄在農村武裝青年的第二張專輯，歌詞提到

### 濁水溪出代誌

長長的溪 濁濁的水 從南投流出彰化平原  
全長 186 公里 溪水帶著土沙 濁水溪是伊的名  
日本時代以南種甘蔗以北種稻米 也是台灣天然和人文的界線  
聽阿母仔咧講起咱彰化平原的稻子是用濁水溪的水來飼大穰  
住在彰化平原的囡仔嘛是喝濁水溪的水來大漢  
濁水溪 濁水溪 母親之河 台灣的溪  
濁水溪 濁水溪 受到人爲的破壞 咱母親的眼淚流不停  
濁水溪已經出代誌 大量的溪水來送到麥寮工業區去用  
濁水溪已經出代誌 未來科學園區的毒水聽說也要排落去  
濁水溪已經出代誌 出海口說要建工廠溪流的沙要流兜位去  
濁水溪已經出代誌 乾乾的溪流看無水 熊熊吹起一陣風飛沙  
濁水溪已經出代誌 濁水溪咧生氣 濁水溪咧破病 濁水溪要報冤仇  
濁水溪已經出代誌 濁水溪咧生氣 濁水溪咧破病 濁水溪要報冤仇

溫柔的風 吹過濁水溪畔

溫柔的水 流過彰化平原

故鄉的囡仔做伙守護飼咱大漢的濁水溪

溫柔的風 吹過濁水溪畔

溫柔的水 流出彰化海岸

流浪的子兒想起阿母講的話轉來故鄉維護咱的土地

這首歌曲是阿達寫給他的家鄉彰化地區的濁水溪，會寫這一首歌的議題是雲林六輕的石化工業開發，工業的開發導致濁水溪泥沙淤積，阿達在專輯後記表示：河川原本具有天然的自然生態多元功能，卻因為文明開發導致水資源分配不均，使用人工的方式將水集結後重新分配，濁水溪上游的集集攔河堰就是一個例子，為了雲林六輕工業區的供水需求，將溪水集結起來，不僅讓濁水溪的泥沙淤積攔河堰而無法順著大自然的方式沖刷出海，也破壞了整體河川的生態功能，更大幅減少了原本的農業灌溉用水，使得農民不得已必須超抽地下水使用導致地層下陷，到頭來政府卻又怪罪農民。現在總是重工業而忽視農業，台塑開發出六輕這個巨大工業城也為台灣經濟發展帶來很大的效益，但無所節制的經濟發展的所帶來環境污染是他們不願去避免的，所以阿達實地去走訪了濁水溪，發現了這些問題，而寫成了這首濁水溪出代誌來送給這條母親之河濁水溪。

6.白海豚之歌是農村武裝青年尚未出版的歌曲，歌詞提到：

白海豚之歌

你咁有看見白海豚

游過西海岸的海邊

你咁有看見白海豚

聽說伊嘛叫做媽祖魚

游在台灣的海邊  
親像媽祖咧保庇  
有一天一隻白海豚  
游過西海岸的海邊  
找無媽媽伊號未離  
找無媽媽伊號未離(哭不停)

ㄟ阿ㄟ阿趕緊來  
白海豚在找媽咪  
ㄟ阿ㄟ阿趕緊來  
找無媽媽伊號未離  
媽祖魚底兜位  
找無媽媽號未離  
媽祖魚底兜位  
找無媽媽號未離

阿達寫了這首白海豚之歌是用一種兒歌的方式來寫的，他對應的議題是國光石化開發案，國光石化選定在彰化一個地區，在台灣海峽較淺的海域，苗栗、台中、彰化、雲林海域有一群數量不到一百隻的中華白海豚，但是國光石化要暫定要設立在彰化地區，會影響到台灣人民的生命財產、健康以及彰化的海岸生態體系，其中也包括瀕危的中華白海豚，阿達曾在環保署的環評會議上爭取到三分鐘的時間唱這首白海豚之歌，但是國光石化股份的總經理在阿達上台之前就說他時間超過太多，浪費時間，阿達表示：因為他這樣講，阿達看著他又唱了一次，但是對方都不敢看他，他發現善良是可以戰勝邪惡的。很多農業都脫離不了彰化，六輕開發案危害的不只是白海豚還有農業發展。

## 第五章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與社會運動之關聯

### 第一節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的意義

農村武裝青年對於這些農民來說意義很重大，近幾年來農民漸漸的變成了弱勢者，因為台灣越來越工業化越來越現代化，在這個當中台灣常常會擴大工業部門而犧牲掉農業部門，農業的資源常常會被送出去給工業部門，農村的土地也常常會因為這樣而犧牲掉了被強制徵收，因為所謂的世界貿易全球化，台灣的農民面臨非常的大困窘，例如開放農產品的進口，政府就忽略本地的農民因為農產品的進口而銷不出去本地的農產品，帶來很大的困窘，所以這是目前台灣的農民在政府重視工業輕視農業，重視發展輕視社會平等的一種非常弱勢的處境，甚至於有時候氣候的因素，例如缺水的時候，政府寧可把水給工業讓土地休耕，他們現在很有可能因為外國進口的衝擊而使本地的農產品滯銷，這些因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社會農民的處境越來越不好，所以有些樂團，例如交工樂團、黑手那卡西等等這些樂團都是典型的例子，這些樂團放棄商品化的市場路線，他們不走流行不走銷售利益，他們寧願自己的樂團出於理念的，改革的動機，所以成立這些樂團的目的不在於市場上的銷售量，而是緊緊的站在弱勢者這邊，他們沒有太多的收入，維繫他們得只是理念而不是利益。

台灣社會現在的流行音樂現在的生存方式就是靠利益，就是把音樂包裝成商品然後大量複製，透過唱片公司促銷讓消費者去購買，這種音樂當然是投合大眾市場，投合消費者口味商品化的音樂產品，是不是會趨於保守，只能順從社會的潮流？市場化的力量其實對音樂影響很大，特別是在這個時代，因為音樂成爲商

品大量複製銷售就會有很多的收入，但是農村武裝青年這個樂團所做出來的音樂，他們可以不受到市場誘惑，冷靜的關懷公平正義的視野，這代表台灣社會非常缺少了這樣有理想的的樂團，替農民和環境發聲是值得鼓勵的。



圖 5-1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 LOGO

## 第二節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的音樂運作與社會效果

農村武裝青年的音樂並非純音樂，因為他們的音樂內容緊緊扣住了農村、農民以及環境，在他們的樂曲裡對於農地被強制徵收不公平的問題，他們透過他們的音樂去參與和這些農民站在同一線上，希望政府去調整這種不公平的事情，表示他們關懷社會正義當這個政策不合理，國家為了經濟的發展而想強制徵收農民的土地，但是這些農民已經習慣務農在沒有工作的情況下失去土地，雖然農民可能會有補償，可是農民能做的就是種田生活，這種就是社會不公義的事情。農村武裝青年參與這些社會運動就是希望能夠在這種社會運動當中集合各種力量，其中一種力量就是音樂，而利用音樂來推動社會改革也確實達到效果，因為現在政府的政策確實有調整，之前土地徵收是非常粗暴的，現在政府知道有民意的反彈所

以在政策上面是有一點修正的，用這個例子能證明，一個音樂團體是可以參與社會運動，改變一個不合理的體制。在農民的社會運動當中幾乎都會看到農村武裝青年，例如彰化的反國光石化以及大浦農地強制徵收。我們可以發現所有的運動幾乎都會有音樂，因為在抗爭場合大家一起唱歌，可以凝聚士氣或是可以讓大家透過唱歌拉近彼此的親密感或是有時候緊張的氣氛唱歌可以消除緊張氣氛，例如樂生療養院要被拆除時，有樂生青年來參與反抗，裡面有一部分就是創作的歌曲，還鼓勵樂民來成立樂生那卡西，他們甚至出版了專輯，這是透過音樂表達也有透過音樂讓力量團結，之後政府讓步了說不是要全部，只是拆除一部分，所以音樂在社會運動當中是很重要的，大家不可能一直都在抗爭，如果抗爭需要休息一下提振士氣就會有音樂出現，但是他們雖充滿理想，音樂也緊扣住社會脈動但是他們在音樂技巧的方面還是待加強，這種音樂的技巧性雖然較不夠，但是是不是音樂技巧的不足，會限制了繼續存在或是吸引更多人欣賞的可能性呢？

音樂是不是只能在象牙塔裡面，或是音樂可以像農村武裝青年一樣把他帶進社會生活，帶進苦難，帶進所謂被邊緣化的社會當中，從這個音樂當中提醒我們忽視了農民的福利我們應該改變，這種音樂雖然不能賺錢但是有些人會覺得就會想做音樂他有理想，前面的觀點有談到這些成員技巧性好像不夠，可是這樣的批評好像用學院派的標準來苛求他們，但是在純音樂的學院派裏面他們技巧很精湛，也不斷的提升自己的音樂素養，但是很像又遠離社會生活民間疾苦，那這樣的音樂有意義嗎？有人會談所謂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就是藝術不應該離開長民百姓的生活，也有人說音樂本來就應該要有自己的獨立性，不然音樂就會被社會所污染了，所以我們應該不要外務太多，純粹留在音樂裡面好好讓音樂乾乾淨淨的成長進步，這是一個討論沒有標準答案，有人認為音樂在社會當中所以應該要關注社會，也有人認為音樂成為獨立的藝術一種制度所以不應該受社會干擾也不介入社會，維持自己才能發展更好。

## 第六章 結論

經由經筆者的文本分析、訪談結果以及田野調查，筆者認為音樂不是脫離社會獨立存在的東西，他是在社會生活當中產生的，所以音樂和社會是環環相扣的。過去很多人相信音樂是在社會當中產生的，可是比較少人認為音樂除了是被動產生於社會當中，音樂有沒有可能變成一種觸媒帶動社會的變遷和改革？在我的研究當中看到的農村武裝青年有一定程度的歡迎和重視，他們的影響有一定的份量，這說明了本研究的議題是音樂可以是參與在社會改革當中的，這是一個實例來證明音樂是可以參與帶動社會的，從農村武裝青年的音樂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社會目前的發展當中，對於弱勢者特別是農村的處境是忽視的，農村武裝青年的音樂從而提醒我們農民的現況是需要我們關心和改善的，所以這個音樂在這裡是提供了一個讓大眾覺醒的機會，而且農村武裝青年的音樂對於農民來說是有療效的作用，農民的心聲一直無法被重視，農村武裝青年站在他們的立場替他們唱出他們的心聲，所以農民聽著他們的音樂是具有療效的作用。

學習音樂或對於音樂為專業的人，這些人的生涯是不是一定要選擇走商品化的音樂演奏、出版、職業樂團或是學校教學？除了這些之外我們是不是可以思考，用音樂的專業來參與關懷社會運動，農村武裝青年他們的社會關懷的部分大過音樂技巧部分，這種獨立樂團他們或許在音樂素養上面有更大的改善空間，這個本身是參與者的學習之外或許音樂界也可以積極參與讓這樣性質的樂團，讓樂團能夠有更深厚的音樂素養，有相互學習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從樂團裡面學習到學音樂其實是可以關懷社會的，另一方面是覺得學音樂可以多多接觸專業的音樂教育讓他們了解說如果技巧更好的話，表現力會更強。

## 參考文獻

### 一、書目

高宣揚

2002《流行文化社會學》。台北：揚智

張鐵志

2004《聲音與憤怒》。台北：商周

2010《時代的噪音》。台北：印刻

曾慧佳

1998《從流行歌曲看台灣社會》。台北：桂冠

鍾子林

1998《搖滾樂的歷史與風格》。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

Frith, Simon. 著，彭倩文譯

1993《搖滾樂社會學》。台北：萬象。

### 二、碩博士論文

朱夢慈

2000《台北創作樂團之音樂實踐與美學—以「閃靈」樂團為例》，台大音樂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江國豪

2004《非主流音樂之台灣意識研究：以 1980 年代後之歌曲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怡瑄

2003《台灣獨立唱片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仕弘



2006《反思客家論述：從交工樂隊的社會實踐談起》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紀宗灃

2009《影響消費者購買獨立音樂行為之探討》銘傳大學管理研究所碩士論

莊育麟

2005《黑手那卡西的文化抵抗---自我轉化與音樂對話》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詩雯

2009《台灣獨立音樂發展與文化政策》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光斌

2009《獨立音樂品牌原型之研究》國立宜蘭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陳柏偉

1998《唱工人的歌—台灣自主工運抗爭歌曲與抗爭空間之形構》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裕恆

2008《台灣唱片產業之研究：主流與非主流之比較分析》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丙焱

2008《從失敗學角度檢視台灣獨立音樂之發展 — 以樂團展演為評估標的》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楊璨羽

2008《音樂產業與文化政策：一個獨立音樂視野的探討》淡江大學 大眾傳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鄭凱同

2005《主流與獨立的再思考：文化價值、音樂產業與文化政策的思辨與探討》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論文。

蔡宜剛

2001《搖滾樂在台灣之可能與不可能》。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長展

2009《基進音樂的文化抵抗與公共領域的另類想像：黑手那卡西的實踐經驗分析》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三、期刊

廖梅璇

2003《展開重生的金屬羽翼--嘸驚死的閃靈樂團》NO. 14，頁 100-101。

蘇岱崙

2002《農人的麥克風--交工樂隊》NO. 22，頁 194-197。

張釗維

2001《臺灣民間音樂與鄉土意識--以美濃反水庫運動與交工樂隊為實例》NO. 197，頁 118-124

何宜倩

2001《交工樂隊山歌不唱心不爽》NO. 201，頁 140-144。

何世芳

2004《用歌聲扛起工運的大旗--陳柏偉與「黑手那卡西」樂團》NO. 63，頁 44-47。

陳藍谷

1987《音樂社會化，社會音樂化》NO. 67，頁 16-17。

汪精輝

1987《近四十年我國社會音樂教育之發展》NO. 12，頁 525-598。

# 附 錄

## 附錄一：民族誌

表 0-1 田野工作進度表

時間	地點	人物	表演內容
2010年11月2日	北港朝天宮	團長阿達	演講『當搖滾遇上農村』
2010年11月13日	凱達格蘭大道	農村武裝青年全體	反國光石化抗議活動
2010年11月19日	雲林布袋戲館	團長阿達與大提琴手俐君	街頭藝人表演
2010年11月22日	草屯手工藝管	團長阿達與大提琴手俐君	口述歷史
2010年12月3日	中興大學	農村武裝青年全體	紀錄片配樂
2010年12月3日	台中中港路星巴克	鼓手阿展	口述歷史
2010年12月7日	中正大學圖書館	團長阿達與大提琴手俐君	演講『音樂與社會實踐』

時間：約 18:30~21:50

地點：北港朝天宮

人物：農村武裝青年阿達

今天第一次和我的受訪團體碰面，因為第一次田野工作所以有一些緊張，所以在前一天約了我的高中同學一起去，當天的活動是晚上七點才開始，但是我們提早了半小時到達，因為不太熟悉北港所以很怕找不到演講的場地，前陣子就有和農村武裝青年的團長江育達用 Facebook 大概的聊過我想採訪他們樂團的方向，所以他希望今天的活動我可以到場，會對我的論文有些幫助。

我們到了北港朝天宮之後就看到朝天宮外面的廣場擺了很多椅子還有播放音樂也有投影機，心裡想說應該就是這裡了，我問了現場的工作人員確定一下，也表明了身分與目的，問工作人員能不能讓我錄影，但是工作人員告訴我，這要問問演出者的意見，工作人員請我稍等一會，他說江育達團長待會就會來了，請我自己問問他，突然我看見了我的受訪對象，於是我向前表明了身分，跟他說我就是寫 E-mail 想要訪談他的學生，第一次見到主唱本人，他也跟我聊了幾句，他說他很意外也很開心竟然有人會想寫這方面的論文，因為他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好像對土地這些東西沒有概念，甚至也不會想要去了解，可是他說土地遭到破壞相對的也對生態也遭受到破壞，不只是這些農民很可憐，那些無處可躲的動物們也是沒有生存的空間，因為他待會要表演所以也沒辦法聊很久，第一次採訪受訪者心情好忐忑不安，但是見了面講過話以後心情就輕鬆多了，感覺他是一個有想法而且很熱血的年輕人，因為田野工作需要全程錄影，於是我徵求了他的同意讓我全場錄影錄音，他也很開心的答應我，並寫希望我之後可以燒錄給他。在活動開始之前我拿著腳架要找好地點錄影，但是因為朝天宮有很多人來拜拜，

人都走來走去的，所以要找一個錄影的地點很難找，每次找好了地點就會錄到人影擋住了演講的畫面，之後勉強找到了一個稍微好一點的位置擺放我的機器。

這個活動原本是 7 點整要開始，因為今天的表演方式是用類似演講的方式，所以準備的時間有比較久一些，今天演講的主題是：當搖滾樂遇上農村。主唱江育達團長告訴我因為今天只是一場演講，所以農村武裝青年整個團體只有他來表演，在那邊等待活動開始之前，身邊的路人都用一種奇特的眼光看我，好像有一種，咦~這個人是打哪來的，是記者嗎?這樣的感覺，也有工作人員主動跟我聊天，我也和他們聊了起來，心裡想說這樣應該也可以多少得知一些關於農村武裝青年的訊息，原來這些工作人員都是社區大學的老師，今天的活動就是社區大學辦的活動，而台下的觀眾有高中生，也有社會人士，現場還沒開始之前一片鬧哄哄的，大家都忙著聊天，還有朝天宮旁邊小販的叫賣聲，還有社區大學在推廣他們的社課，朝天宮的廣場大約擺了 30 個椅子，不知道是因為當地是鄉下的關係所以大家對於農村這個議題感興趣還是大家只是停下來看看這裡發生什麼事情，工作人員擺放的椅子都不夠，有好多路過的路人也會停下腳步等著節目開始。

這個活動約在 7 點 15 分的時候開始，但是一開始穿插了一個餘興節目，是台電的工作人員要來推廣節能減碳的觀念，大家反映好熱烈，因為他們會問問題送便利商店的禮卷，現場的高中生和社會人士大家都搶著回答問題，場面還蠻有趣的，接著就換江育達團長上場了，他一開始先介紹自己是誰，從哪來，他很親切的國台語並用，可能是想更貼近人群而且他覺得台灣人就是要講台語，所以也用台語跟大家問好，介紹完之後正式的進入主題，他問大家，每天有吃白米飯的請舉手，觀眾們紛紛的舉手了，他請大家想想看白米是不是大家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現在這些農民的農地一直被政府剝削，白米是不是也越來越少，農民沒有辦法耕田，沒有辦法賺錢，間接的我們人民是不是也會沒有白米可以吃，所以他說明了為什麼他們想成立這個樂團的一些理念還有樂團成立的故事，主唱告訴觀眾他之所以會成立這個樂團是因為楊儒門這個白米炸彈客而讓他有了一些

想法，主唱說這個年紀才大他三歲的白米炸彈客爲了政府不重視農村而放了 18 個炸彈，而主唱家裡也是務農子弟所以他也感同身受，從那時候開始他也開始作詞作曲，想把音樂當成武器希望政府重視農民，他在演講的過程很輕鬆也很搞笑，讓台下的觀眾大家都開懷大笑，而且他是穿著夾腳拖鞋來表演的，在演出過程當中是把拖鞋脫在一旁，赤腳的踩著地板呢!活動有一點可惜的地方就是他製作的影片無法播放，所以沒有辦法看影片。

演講之後他有約一個小時是在唱他的自創曲，全部的歌曲都是一些關心農民的詞，配上他自己填的曲，他要唱每一首歌之前會先解釋爲什麼他要寫這個詞，而寫這些歌的故事是什麼，或者填詞之前什麼事情給了他靈感，之後他才會開始唱他的歌，他分別唱了「囡仔你有沒有在聽、無採工、濁水溪出代誌、夢見白鷺鷥、台灣母親你要帶我去兜位、陪妳散步惦在充滿白鷺鷥 e 一片土地、海岸悲歌」，這些歌曲他們都是以閩南語來唱，而其中一首歌更是加入了一些比較不好聽的詞，自己聽起來是有一些偏激，自己心裡也想著，這樣的詞去表演會不會被警察開罰單之類的事情，可能不只有我有這種疑問吧!主唱可能知道他家的問題應該都一樣，之後主唱跟我們解釋，他說：「他覺得該罵的就要罵出來，他不隨便罵別人，而是真正需要的時候才爆發」，而我自己是覺得髒話有時候是一種表達不滿情緒的武器，雖然聽起來很不雅，不過也可以把心裡的聲音講出來，他演唱完這些曲子之後時間大概也 9 點 10 左右了，他的演講在他的歌聲中結束了，下面的觀眾似乎有些意猶未盡紛紛的拍手，還有去購買他的專輯，用行動支持他，有些高中生還拿著他的專輯去給他簽名還和他拍照，看他似乎很忙的樣子，在旁邊等他忙完在過去跟他詳細的討論之後要訪問他的時間和表演的時間，他整理完東西之後，我去告訴他我要採訪的方向和目的，可能是時間比較急迫他要趕回家，所以他希望我提供我的論文大綱給他看，還有一些要訪問的題目給他參考，於是我提供了我的論文大綱讓他知道我想要往哪個方向採訪，他也答應我會提供我資料，他說我可以另外跟他約時間去採訪他，他會盡

量幫助我，今天有跟他稍微的當面聊過天感覺也比較輕鬆，而且主唱也是一位年輕人，所以比較不會那麼拘謹，今天的田野工作算是很順利的進行了一小部分，今天有一點緊張，雖然沒有訪問到什麼，但是要和不熟悉的人這樣聊天也算是跨出了一小步，今天也很開心可以把在學校受過的訓練發揮出來。



圖 0-1 第一次田野工作與農村武裝青年團長阿達合照

時間：17:00~18:40

地點：台北凱達格蘭大道

人物：農村武裝青年樂團

前幾天和受訪團體農村武裝青年樂團聯絡，他們告知我說今天在台北凱達格蘭大道前演出，心裡正想說，那邊不是總統府嗎？該不會要去抗議之類的吧！團長接著就告訴我說：那是一場抗議的活動，活動的主題是：石化政策要轉彎 環保就國大遊行，團長告訴我說這是最近唯一一場有參與社會改革的活動，所以建議我去看看，於是我就帶著攝影機到北上做田野調查。

今天大約中午一點坐著車北上去了，心情真是七上八下的，不曉得那邊的場面會是怎麼樣，一直不斷猜測會不會像以前的紅衫軍那樣場面浩大，因為我對台北的路也不熟，所以就約了一位朋友一起去，我朋友也很訝異的問我，為什麼我會想去參加這種活動，南部的天氣都還不錯，大約5點左右到了台北，天空正下著毛毛雨，我們兩個也沒有帶雨傘就只好一邊淋雨一邊走到凱達格蘭大道，還好只下著毛毛雨，從火車站走到凱達格蘭大道，一路上都看到有人頭上綁著黃布條，布條上面寫著“反對石化業擴張”，還有人激烈的討論著生態的問題，有些人則是臉上用筆畫了白色海豚的圖案，這些人就是在凱達格蘭大道抗議的人群，大家幾乎都是社會人士，還有許多老年人，還有家長帶著小孩來參與這個活動的，大家似乎情緒都很高昂呢！

當我們走到凱達格蘭大道後，總統府前全部被用拒馬保護著，有好多位警察在現場，怕產生嚴重的暴動之類的，好多的SNG車在拍攝，因為到達的時間還有些早，所以在凱達格蘭大道四處走走看看，這個活動大概有300個民眾左右，我有在現場訪問了一些民眾，我訪問的民眾的年齡層都比較高，而且都講台語，我過去跟他們表明我的目的還有來歷希望他們讓我訪問一下，說訪問也不像訪問，



因為都是爺爺奶奶，他們似乎不太明白我為什麼需要寫這份作業，就拉拉雜雜的講了一些話，可是從他們跟我講的話之中聽得出他們的氣憤與不滿，有時候講到一半，他們還會隨著台上的主持人一起高喊他們的口號：「反國光、救台灣」，害我都不知道該不該和他們一起喊了，他們說大家都是從南部上來的，都是雲林、彰化的鄉民，他們都覺得三輕五輕毒氣汙水的危害罄竹難書，所以才跟著上街去遊行，之後因為農村武裝青年在後台彩排，所以我就跟過去拍攝他們彩排的畫面，後台也是人擠人，看到有很多年輕人和農村武裝青年很熱血，有另外一群年輕人組成了一個演話劇的團體，也一樣在關心國光石化汙染的問題，他們的話劇以搞笑的方式演出，我在後台看了也覺得很有趣，心裡想著原來有那麼多年輕人都在關心生態環境的問題。

今天是第二次見到農村武裝青年，而且他們全部團員都有到齊，平常他們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所以很難得可以在一起演出，第一次見到農村武裝青年的大提琴手俐君，以及鼓手阿展，和他們打個招呼告訴他們我之後需要訪問他們，他們都是年輕人所以講起話來比較容易不用那麼拘謹，而阿展是南華大學的學長，所以講起話來就更親切了，因為阿展之前的論文題目和我論文題目有些類似，所以他告訴我該從哪個方向下手，該怎麼樣去做，也鼓勵我。

這個晚會有很多人上台演出，有醫生上台演講，也有年輕人演戲來表達心中的不滿，而農村武裝青年是用唱歌的方式來述說，台下觀眾情緒都非常高昂，隨著台上的表演者呼口號舉旗子之類約，約 6 點 20 分換農村武裝青年上台，而他們今天只唱了一首歌曲“海岸悲歌”，支持他們的民眾很多，歡呼聲比前幾個節目還要大，而且他們表演結束後很多人都去後台跟他們拍照，購買他們的專輯，他們不需要唱片公司的包裝，不是以賺錢為目的，而是真的想把農民、生態這些問題唱給大家聽。所以我覺得音樂真的很有感染力，現場的民眾有少部分的年輕人或許聽得懂，有大部分的都是上了年紀的爺爺奶奶，我覺的他們應該是聽不懂的，但是那些上了年紀的人也是跟著歡呼拍手叫好，我覺得音樂是一種很強大的武器，我覺得用音樂來述說，比那些演講者來的更有感染力也更讓人注意到，每

個人的專長不一樣，農村武裝青年把他們的專長運用在他們熱衷的事情上面，他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不僅幫助了這些農民，拯救了環境，也讓自己更開心，我知道政府應該也不會因為這個小小抗議對政策做什麼改變，但或許把他們的心聲表達出來，才能讓大家知道有很多人很關心這些問題。

因為今天的場合沒辦法訪問他們，所以和他們合照之後，他們也要南下回家了。農村武裝青年告訴他們今天的表演沒有拿任何的酬勞，不過他們願意爲了這些農民來唱一首歌又回去，他們覺得這是一場有意義的活動，能告訴政府這些人民是多麼的不願意讓出這一片土地，而國光石化卻要設立在他們居住好幾代的土地上，所以他們不拿任何的酬勞，因爲主唱也是彰化田中的小孩，他認爲他只是爲了保護他的家鄉，爲他的家鄉出一點力量。

在這場活動裡我看到了他們如何用音樂當武器，而音樂對於社會大眾的渲染力有麼多強大以及音樂對於社會改革的重要性，或許農村武裝青年唱的歌和那些偶像歌手唱的歌不能比，但是他們不用經過唱片公司包裝不用經過唱片公司的行銷，也是有很多人支持他們，他們只想用音樂告訴政府重視這些較爲低下階層的人民。



圖 0-2 農村武裝青年於凱達格蘭大道演出後與筆者合照

時間：19:00~21:05

地點：雲林縣虎尾鎮布袋戲館前

人物：農村武裝青年團員阿達與俐君

今天是第三次去做田野工作，他們今天表演的地方是在雲林縣虎尾鎮的布袋戲館前面表演，在表演前幾天有和團長阿達聯絡，問他今天表的主題大概是什麼，他說今天表演的內容沒有針對什麼特別的主題，今天他們是像街頭藝人這樣的演出方式，當下就在想，他們表演的方式和場合真的很不一樣，第一次是去演講，第二次是去抗議，第三次是街頭藝人，打從心底的覺得原來他們想讓政府聽到農民的那種意志是多麼的堅定，什麼場合都可以表演。

今天也是背著攝影機和腳架大概6點10分從學校出發，雖然雲林離大林很近，但是我還是不太了解布袋戲館到底在什麼地方，多虧了我車上的導航系統讓我很快的找到了布袋戲館，一到了布袋戲館都還沒有觀眾來到這邊，而農村武裝青年今天來了兩個表演者，一位是主唱阿達、另一位是大提琴俐君，他們也很訝異的為什麼我那麼早到，可是當時已經快到7點了，可能是都沒有觀眾所以他們才覺得我早到了吧！隨便聊了幾句他們開始拿出他們表演的音箱、樂器之類的，我也開始架設我的攝影機準備要拍攝了，本來這場活動7點就開始了，可是因為觀眾真的寥寥無幾所以只好延遲，表演者也趁機先吃個東西，他們在吃東西的時候我就在旁邊等他們，他們一直問我要不要吃東西之類的，害我覺得有點尷尬，因為他們是情侶，我在旁邊看有些不好意思，今天天氣還蠻冷的，坐在布袋戲館外面冷得直發抖呢！在布袋戲館外有一個賣咖啡的攤販，過來跟我聊聊天，問我為什麼要拍攝，好像到哪裡都會被問到這個問題，他們也順便問我他們是什麼團體在做什麼的，我就把我所了解的告訴他們，賣咖啡的攤販還很好心的給我一杯薑母茶，真是感覺到處處有溫暖。

他們延遲到大約 7 點 40 分的時候才開始演出，他們第一首演唱的是海岸悲歌，他們前兩次的表演也都有演唱這首歌曲，或許是對於主唱有特別的意義，不過我頓時之間心中有一些疑問，因為只他們唱他們的創作，所以也沒有很多曲子可以唱，那如果有一些聽過他們現場演出的人去了兩三場就會知道他們就是都唱這幾首歌而已，不知道主唱心理是怎麼想的，下次做口述歷史的時候一定要問問他，他們今天表演的曲子有：海岸悲歌、未來之光、白海豚之歌、台灣母親您要帶我去哪裡、夢見白鷺鷥、濁水溪出代誌、子孫的願望、無採工、花蓮，今天的表演一開始觀眾似乎都很拘謹，主唱就跟大家說聽他們唱歌不用那麼的嚴肅，而且看他們樂團名字也知道，並不是規規矩矩的唱歌、寫歌，所以大家也可以不用那麼的嚴肅，但是可能是主唱講了這些話，之後觀眾就一直講話而且也一直走動，還有一個官員一直在那邊打電話叫他朋友來聽，把名片放在那個場地的桌上，但是因為風很大所以名片飛的到處都是，還要我們幫忙撿起來，今天的拍攝工作並不是那麼的順利，因為觀眾都是一些有階級的官員，他們好像認為自己是較高階層的所以不是很尊重在拍攝的我，雖然我有事先跟他們說我要繳作業需要拍攝，可不可以盡量不要從我鏡頭面前走過，但是他們還是在我鏡頭前面不停的走動，害我攝影到最後有一點生氣，但是或許這也是在田野工作會發生的狀況，要想辦法去克服，我知道沒有每一次的田野都可以順利的完成，但是也希望自己的田野工作可以漸入佳境，今天的表演場所比較放鬆，因為是以一種街頭藝人的表演方式來呈現，所以有些觀眾非常大聲的在聊天，也有在喝酒的，完全不理會台上演出的人員，不知道表演者是如何看待這樣的觀眾，自己也是有在台上表演過，所以如果我是當下在台上的表演者我應該會很生氣，覺得這些觀眾沒有做好一個當觀眾的腳色，但是主唱阿達可能有發現這個情況，他在表演的空檔跟下面的觀眾說其實他在某些場合表演到後來已經不在乎有沒有人聽了，只要自己表演的開心就好了，我想他應該也是在說台下的觀眾講話的講話、喝酒的喝酒吧！但是感覺下面的觀眾似乎還是不太能理解阿達為什麼講出這句話，因為場面還是有點混亂到無法控制的感覺。

演唱到最後有一個小插曲，有一位喝醉酒的老爺爺出現，一直在他們面前磕頭之類

的，老爺爺是想表達農村武裝青年唱的歌讓他感同身受，可能是他喝醉酒了所以才一直磕頭吧!不過我也看的一頭霧水，不太明白老爺爺的意思，而且覺得很好笑，這也是做田野工作意想不到的事情，這讓我覺得，其實田野工作會遇到好多事情，當下要自己懂得應變來克服這些困難，之後演出到最後觀眾們要點歌，台下觀眾叫主唱唱關於雲林的歌，可是主唱笑笑的跟他們說他還沒寫到，但是台下觀眾不罷休，一直叫主唱表演一首歌，之後主唱又表演了一次開場曲海岸悲歌，他告訴觀眾是如何寫出這首曲子的，今天的演出農村武裝青年純粹只演唱，中間沒有穿插什麼特別的話，有些曲子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會告訴大家如何寫出這首歌的，而他們演出了一些曲子都會告訴觀眾說這是他們第一次演出，完全沒有練過，一開始是蠻不相信的，但後來才發現是真的沒有練習過，心裡覺得他們好厲害好佩服他們，因為他們不是音樂系的，什麼和聲學、對位法也不太了解，他們只憑著這份熱愛音樂的心還有想幫助農民的心來玩音樂，而且他們很喜歡這份工作，認真的投入這份工作。

今天整個演出有不少人有購買他們的專輯，也看到有感同身受的觀眾，還有一些政府的官員來，雖然感覺場面是有一點混亂和嘈雜，不過也算是順利的結束這次的田野工作，期許下次的田野工作可以進行的更順利。



圖 0-3，0-4 為農村武裝青年演出當天照片

時間：約 18:50~10:20

地點：南投縣草屯鎮手工藝館

受訪對象：農村武裝青年主唱阿達、大提琴手陳俐君

終於要去做口述歷史了，心情很開心，因為聽口述歷史就像在聽別人講故事一樣有趣。今天訪問的是農村武裝青年主唱阿達、大提琴手陳俐君，他們為什麼會一起來呢？因為他們是情侶，所以一起來接受訪問，要跟他們約時間真的很難約呢！因為他們在11月底12月初幾乎都是表演，所以好難得找到有空的時間，我們早在11月初就約好時間了，他們現在住在草屯，所以我要到草屯去訪問他們，我們約在草屯的手工藝館碰面，他們還很客氣的要請我吃飯，我還在心裡想說應該是我請他們吃飯吧！因為第一次自己開車去草屯，人生地不熟的於是請了一位同學陪我一起去，一路上聊著天很快就到草屯了，我們先是帶著攝影器材要去找一個較明亮的地方訪問拍攝，可是因為手工藝館營業時間只到晚上六點，所以燈都關了，一直找不到適合的地方，之後主唱阿達和俐君到達之後就跟我們說，因為今天天氣有點冷，所以我們找一間可以咖啡的地方進行今天的訪談。

他們帶我們到了一間氣氛還不錯的簡餐店進行訪談，因為我有先準備好題目，所以訪問起來比較順利，不會好像毫無頭緒的隨便亂問，而且因為他們也都是年輕人，所以也特別的好聊，整個訪問的過程就很像在聊天這樣，說說笑笑的，而且他們兩位是情侶所以偶爾也會搞笑或是吐槽對方，很開心他們很願意告訴我一些關於他們音樂的事情，而且也毫無保留的回答我任何的問題，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以前上課常常聽老師說，有些人不太會很認真的去回答問題，也聽同學說過他們去訪談遇到的狀況，所以很慶幸自己的訪談到目前為止都是很順利的，因為主唱阿達想訪談的問題比較多所以他訪問的時間比大提琴俐君還要多出

許多，阿達自己又是團長，所以他的想法也很多，我看他一直滔滔不絕的告訴我，我還很擔心今天訪談完他喉嚨會沒有聲音，害他不能去唱歌，所以我也不停的問他要不要休息，但是他卻說他很厲害，可以一直講下去，讓我覺得好好笑。

阿達訪問了大概有一個小時又四十分鐘，之後結束換大提琴俐君了，因為他是新加入農村武裝青年的成員，所以他知道的事情沒有阿達這麼多，不過他們都是一樣是很喜愛音樂的年輕人，俐君本身有一個很好的工作，他是職能治療師，但是他在口述歷史有提到，他最近甚至想要把正業辭掉，專心的投入音樂這個工作，而且他是兩個樂團的大提琴手，他的另一個樂團都在台北演出，而他參加的兩個樂團都是和環保、農村議題有關的樂團，雖然都是獨立樂團，不過卻也受到大家的喜愛和重視。

今天的訪談進行的很順利，他們的想法讓我感受到他們對於環境、農村有著不一樣的情感，或許是跟他們的生活環境有關係，但是他們都同樣的以音樂來作為出發點，來感動大家替社會上所不公平的事情盡一份心力。

時間：約 15:20~18:30

地點：中興大學綜合大樓國際會議廳

人物：農村武裝青年樂團全體

這次的田野真是決定的有些倉促，還好沒有出什麼大問題，因為我昨天才臨時接到農村武裝青年團長的電話，他突然告訴我今天要到台中中興大學唱歌，他說這是一個影像傳播與台灣環境論述工作坊舉辦的紀錄片發表，請農村武裝青年到現場表演，因為有一個紀錄片的導演使用了他們很多首歌曲當紀錄片的背景音樂，所以他們受邀去現場演唱。

今天一早就帶著攝影機前往台中，因為對台中也不熟，所以只好請一位台中朋友陪我一起前往，到了中興大學後我們去找綜合大樓，中興大學校地非常大，一路上還有很多人在拍婚紗，我們走來走去都找不到綜合大樓，之後問了人之後才順利的到達綜合大樓，一到綜合大樓還在擔心我該怎麼找到國際會議廳這個問題，結果我們在門口遇到了農村武裝青年，他們也剛到，他們要一起帶我們上去幫我告知主辦單位說我要錄影，於是我就和他們一起前往國際會議廳，今天也是全員到齊，團長阿達、鼓手阿展以及大提琴俐君。

因為他們要先準備演唱的東西，所以他們就到休息室裡面練習一下，我和朋友先到了國際會議廳裡面看別的導演播放他們製作的紀錄片，現場人數約有 30 個人，有很多都是中興大學的學生，還有一些導演和攝影人員，進到國際會議廳裡面的時候剛好要開始播放紀錄片，我看了兩部的紀錄片，一部是太平路上的相思寮另一部是白海豚之歌，這兩部紀錄片裡都放了農村武裝青年的音樂當作背景音樂，導演的名字是簡毓群，我看完這些紀錄片讓我感觸很深，眼角有一點點泛淚，記錄片在敘說的是農民的辛苦還有他們不願意搬離他們自己的家但是又受到政府的強制遷離，他們全部一起向政府抗議，表達他們的不滿，而農村武裝青年也



寫了一首歌曲也是獻給這個地方的居民要替他們抱不平，在這個社會上有很多人默默的在付出和努力，但是較強勢的一方總是會犧牲掉這些默默努力，不太計較任何利益的人，把他們賴以維生的農地、房子強制徵收，而這些導演、歌手也不計較任何利益的幫他們發聲，就像農村武裝青年他們不管專輯賣的好不好，他們就是要發專輯，讓音樂是跟社會實踐關懷弱勢同胞相關聯，而另一部白海豚之歌是在敘述環境的改變讓這些白海豚都不見了，因為白海豚分布在苗栗到嘉義沿岸三公里內，而各個河口是白海豚母子出現最多的地方，數量約在 70-200 之間，白海豚二到三年才繁殖一胎，扣除幼豚存活率，整個族群維持一定數量，始終是台灣珍貴的海洋國寶，但是政府卻不重視這項海洋國寶的存活一直要開發西部海域，最近又要將國光石化蓋在雲林彰化地區，這樣使的白海豚生存更不容易了，這樣白海豚該如何生存下去呢?紀錄片敘述了好多關於白海豚的內容，也有拍攝人民想搶救白海豚為他們所做的事情，看了這部紀錄片自己覺得，好像是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感覺，因為我們人民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不被重視，政府大力推動的國光石化好像沒有考慮到人民的感受，或許人的力量很有限，但是大家都付出一點，這樣聚集起來就變成一股很大的力量了。

之後是一位紀錄片的導演上台，他也是一位會作詞作曲的歌手，他名字是紀文章，他唱了他自己寫的兩首歌一首是「失根的人民」、「魔鬼吃了我的神」，他的歌曲都屬於比較快的所以台下的觀眾的氣氛好像比較沒有那麼凝重，剛剛看完紀錄片時感覺大家的心情都不太好，我有看到一些同學也是眼眶泛淚，這位紀文章導演，他已經投入這樣的社會運動工作很久了，他還自嘲的說他從事社會運動青年變成社會運動中年，台下的觀眾也隨著他講的話哈哈大笑。

之後換農村武裝青年上台，他們演唱了兩首歌曲《白海豚之歌》《台灣母親你要帶阮去兜位》，之後播放了相思寮不賣的 MV 給大家看，很多人都被感動了，大家反應也極為熱烈，現場放了農村武裝青年的專輯，兩張專輯都被買光了。

結束今天的田野工作之後到休息室和他們聊聊天，這些紀錄片的導演說他們希望喚起社會大眾對生態環境的重視，也可以記錄生態被破壞的程度，所以將這些社會議題拍成紀錄片，而背景音樂在記錄片裡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透過音樂，把想說的話變成詞，這樣是否又讓人更容易記起來這些默默在背後辛苦工作的農民，透過這些詞和曲也更容易讓人記起社會上有這些需要被關心的事件。



圖 0-5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於中興大學演出



時間：約 21:20~23:00

地點：台中中港路星巴克

人物：農村武裝青年團員鼓手蕭長展

今天農村武裝青年在中興大學演出，剛好鼓手蕭長展有空讓我做口述歷史的部分，因為鼓手現為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班的學生，所以他的時間很難約，鼓手以前是南華大學碩士班的學生，也算是我的學長，感覺真的好有親切感，他也告訴我，會盡可能的幫助我，讓我比較不擔心。

因為他們下午表演結束後要和紀錄片的導演去吃飯，所以跟我約的時間比較晚，大概到九點半我們才在星巴克碰面，先是點了咖啡之後到星巴克樓上去進行訪談，因為他本身也是有寫論文還有田野工作，所以他一直跟我聊天，聊天的內容和論文其實不太有關係，他希望我把心情放鬆，不要感覺好像在做什麼作業似的，要當作是在聊天一樣，之後才切進主題。

在進行訪談的時候，阿展並不會一直跟我說有關論文的事情，也不會就針對我的問題來回答，他會提一點其他的事情還會講一些自己做田野發生的趣事，因為他碩士的論文也是訪問有關社會運動的音樂團體『黑手那卡西』，所以他也告訴我一些黑手那卡西關於音樂與社會實踐的事情，不過他唸的是社會學所，所以著重的部分並不是音樂，但是阿展也提到了許多他做田野工作的方法。

因為阿展是農村武裝青年開始成立就參與的團員，所以關於農村武裝青年的事情阿展也很了解，所以能訪問的東西比較多，我們聊到大約 10 點左右，星巴克的店員就來告訴我們，他們要休息了，於是我們討論了以後轉往中港路的麥當勞進行訪談，到了麥當勞之後，整個環境相對的吵雜許多，雖然有錄音可是也很害怕聽不清楚，不過後來聽了之後沒有這個問題，阿展從他完全不懂音樂覺得音

樂是一件離他很遠的事情，到他現在是不僅是社會運動的觀察者也是表演者，他對於這樣的心境改變述說了很多他的感覺和想法，他認為農村武裝青年對他的影響非常廣泛，他很喜歡這份副業，他告訴我這份工作是他會一直想去做的事情。

我有問他為什麼想關心的是農村，他和阿達一樣都對農村有不一樣的情感，阿展跟我說，他的老家在嘉義，所以爺爺奶奶還有一些親戚都住在嘉義鄉下，他對於農村也是保持著一份很特別的情感，才會想要參與社會運動選擇的也是幫助這些農民。

今天的訪談很順利，氣氛也非常的融洽，整個訪談過程約有一個半小時，因為阿展隔天還要參加社會學的討論會議，所以我就趕快結束訪談，不要打擾到他的事情才好，自己好喜歡做口述歷史這個部分，覺得每一件事情、每一個人都會有很多屬於自己的故事，口述歷史除了做作業之外，還有抱持著一種聽聽別人故事的感覺。



圖 0-6 鼓手蕭長展口述歷史當天所拍攝

時間：約 18:50~21:40

地點：中正大學圖書館地下室視聽室

人物：農村武裝青年團員阿達與俐君

這是第五次參加農村武裝青年的演出了，這次農村武裝青年來到了中正大學，團長阿達告訴我他今天是受到中正圖書館的邀請去演講『音樂與社會實踐』，於是又帶著攝影機和腳架到中正大學圖書館，由於對中正大學不是很熟，所以要去之前還到中正的學的網站去查了一下它們學校的地圖呢！

和朋友到了中正大學，眼看著時間有點來不及了，因為出發的時候準備一些東西而耽擱了一下子，所以我就快步的走向他們的圖書館，還好很順利的找到了，但是要到視聽室還是問了一位同學，他也很熱心的帶我們下去地下室，可能都一樣是學生他比較能體會弄這些報告或論文的辛苦吧！

到了現場我先去告知工作人員說我要全程攝影，他告訴我說要請求農村武裝青年的同意才可以，我就說農村武裝青年有同意了，所以工作人員也讓我在後面攝影，這天到的觀眾有蠻多的，整個視聽室裡將近有九十個人左右，幾乎都是中正大學的學生和教授，還有一些工作人員，整個場面控制的很好，聽眾比前幾次的田野都來的安靜，而且我看到很多人的手上都拿著紙和筆，大家看起來是要做筆記之類的事情，時間大約 19:05 分演講正要開始，演講開始之前，圖書館的館長有先致詞，他講了為什麼要請農村武裝青年來演講，之後就換農村武裝青年上台了，今天只有團長阿達和大提琴俐君過來，他們一開始用很幽默的方式介紹自己，我覺得他們今天的演講題目雖然比較沉重，可是今天他們是以輕鬆愉快的方式來告訴大家他們想表達的事情，電腦和樂器都準備好了之後，阿達一開始就先唱了兩首歌，他開玩笑的說：直接開始演講學生應該會睡著，所以就先唱歌給大家聽，還介紹了他做的 PPT，他做的 PPT 很特別，點進去哪一首歌，就會出現那

首曲子的歌詞，所以他自己說這是一個 KTV 的點播機，他一開始先唱了《囡仔你甘知》以及《夢見白鷺鷥》，觀眾的反應還蠻熱烈的，於是團長阿達就開始講他們成立樂團的經過以及有做了什麼社會實踐的事情告訴這些觀眾，之後就開放大家發問問題，大家似乎是被農村武裝青年的音樂吸引了，觀眾都很認真的聽，所以大家也很踴躍的發問問題，發問的問題幾乎都是以作曲以及社會實踐的方向來問，還有人問他們說，阿達有沒有創作情歌，阿達也很幽默的說自從和大提琴俐君交往之後，在也不敢把情歌拿出來唱。之後他們接著唱了《未來之光》、《陪你散步愜在充滿白鷺鷥 e 一片土地》、《無採工》、《白海豚之歌》、《海岸悲歌》，阿達也把它製作的 ppt 歌曲投影出來給大家看，叫大家來點歌，阿達在唱每一首歌曲之前阿達都會先告訴大家他是如何寫成這首曲子的，也會告訴大家他寫這首曲子的經過，團長講了一句讓人可以思考的話，阿達說：「他說的這些話不是絕對，是要留給大家一個思考的空間」，我認為團長的想要告訴我們的事情是其實關心這些社會事情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只是他選擇了他所擅長的音樂來關心社會事情，每個人所擅長的事情都不一樣，團長也希望藉由他這樣寫歌、唱歌，來讓大家知道原來社會有這些問題需要被大家關心和幫助，所以他說不是絕對，而是要讓大家思考我們可以藉由思考來做出一些實際的行動，他們今天講的內容是跟他們的歌曲有關係，主題都是繞著他們為什麼寫歌、寫的農村武裝青年於中正大學歌對應著什麼事情、參與了哪些農民的活動等等之類的，整個活動約在 21:25 分結束，收拾好攝影機之後要到台前跟他們打個招呼聊聊天，可是當天的觀眾太熱情了，有人購買了 CD 要請農村武裝青年簽名，也有人要訪問他們所以只和俐君講話而已，因為農村武裝青年也要趕著回到彰化，所以也沒辦法再繼續聊，我只好先行離開了。

每一次的田野總是會讓我學習到一些不同的事情，不管是與陌生人交談也好或者是在田野中得到我所需要的資料，這些都是自己的知識，今天的田野工作雖然一開始有點匆促，但也很順利的結束了。

## 附錄二：口述歷史

### 口述歷史逐字稿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音樂文化研究      2010年11月22日      口述歷史

受訪對象：江育達

訪談時間：約 18：50

訪談地點：南投草屯咖啡廳

問：您在農村武裝青年的職位是？

答：我在農村武裝青年擔任的是主唱還有吉他手外加團長。

問：你有學過音樂嗎？

答：我高一年的時候開始學習吉他，在學校的時候也是學校的合唱團，所以吉他和唱歌在高中的這三年都持續的在進行，我高二就有組成一個樂團，是當吉他手或是主唱，一直到大學二年級才開始又從新組團，也接觸了爵士鼓，那時候幫一個朋友的團打鼓，那時候開始也開始接觸到創作的團體，也在那個時候才開始一個新曲子來，我們自己加上新的配器加上新的東西，大學幾乎都打鼓，大概到了大三大四的時候才開始接觸電子音樂，整個過程在每個階段都有不一樣的東西，之後才加在一起，這樣一直持續到我當兵退伍出社會，但是在剛退伍時又加入了另外一個新的團體，我在那個團體的職位是鼓手，打的是非洲鼓，在那個時候才開始寫歌，因為那個團大部分都是玩比較本土的音樂，我們把比較屬於台灣的東

西，拿去做一些比較搖滾或演奏的音樂，從那時候開始就開始寫幾首歌，原本是想在另外一個樂團唱，可是我沒有辦法唱，因為我一直是擔任鼓手的位置，而自己寫的歌又給別人唱感覺有點怪怪的，後來覺得很麻煩，所以才想組成農村武裝青年。

問：所以你組成農村武裝青年的想法大概就是以上敘說的這樣嗎？

答：對！我覺得比較簡單的演變是這樣子的，我那時候真的沒有想太多，只是自己寫了一兩首歌，然後發現別人沒辦法唱，所以才正式想說要不要組成一個團。

問：所以你團體還沒成立以前就都寫關於農村的歌曲了嗎？所以你的團名才取農村武裝青年嗎？

答：對！那時候就是發現我就是想寫這種東西，我原本的那個團體也待了一年多我才組成農村武裝青年，但是那時候也還沒有取名字，我大概是過了半年之後才正式取了名字。

問：所以一開始就是取名為農村武裝青年嗎？

答：對！這個團名一直都沒有變過，但是之前都沒有取名字，直到找到鼓手阿展，還有之前拉二胡的小魏之後才取了團名。

問：一開始團員就是你們三個人了嗎？

答：中間有變過，但是，是在還沒有取團名之前，因為我那時候還在嘗試我到底可以怎麼編制，那時候有嘗試把唢呐加到農村武裝青年裡面，甚至找了一個手風琴手，可是發現那個力道達不到我想要的，一直到小魏出現，而且小魏剛好會拉小提琴也會拉二胡，所以找到他。

問：為什麼小魏會離團？換成現任的大提琴手俐君？

答：因為那時候小魏開始忙了，他準備要去泰國交換學生了，而且他的建築系也大五了，真的沒有時間去碰這些東西。

問：為什麼二胡離團，沒有想要再找一把二胡，而是找了大提琴？

答：那時候小魏離團之後，其實有一兩個月的時間我跟阿展都在討論我們這個樂團該怎麼繼續，當下原本計畫的是想說來找合作樂手就好了，主要是我寫歌，好



像類似阿達與他的樂手的那種感覺，可是它還是農村武裝青年，只是我不想把它局現在一個團裡，那時候想過很多方法，而且還有想說不然就我一個人做就好了，因為這個團也不是那種娛樂表演性質的團體，會有很多的行動要做，而且阿展也剛考上博士班沒多久，有很多事情要忙，但是當下還是沒有想出比較好的方法，剛好碰上了俐君的樂團，叫做老鄰家樂團這個團體也都是找認識的朋友一起組成的。

問：所以大提琴是從那個團體跳過來的嗎？

答：沒有！他現在是兩個團都有參加

問：更換成員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答：在 2010 年 5~6 月的時候

問：你對於這個樂團經營的理念是什麼？

答：應該說我都把它當作一種行動，我沒有把它當作是一種做音樂的形態，我都把它當成行動，是一種正在進行的東西，不管是抗爭也好或者我正在唱歌也是在進行一種行動，我把我的東西傳給你或是說我用音樂在玩一場遊戲，或是一個工作坊，我其實沒有一個固定的形式，然後他總稱就叫農村武裝青年，可是它一直在運作一個行動，運作一個我們想要實現的關於土地、農村價值觀的問題，然後利用這個行動來唱歌或是抗爭甚至配樂也好，都是以這樣的形式來出發。

問：為什麼剛開始寫歌會想寫關於農村的議題？

答：我一開始其實比較擔心環境的問題，我比較早接觸環境運動，農村是比較後來才接觸的所以我一開始寫歌其實是跟環境有關係，但是之後會開始接觸農村的東西也是跟我以前常常聽的音樂有關，我以前常常聽一些類似交工樂團這樣的東西，它們寫的歌比較關心環境問題例如：美濃反水庫運動這類的東西，我那時候就發現其實有很多人在用音樂做一些社會運動，我自己最有感覺其實是環境和農村的問題，會有這樣的感覺我自己覺得是鄉愁，所以我聽到才會比較有感覺，像我聽到黑手那卡西寫一些有關於勞工音樂的，我也是會有感覺只是會覺得他們被剝削很不公平而已，自己其實沒有太大的感受，就覺得那個東西好像離我很遠，

我們家也沒有人受到什麼職業傷害或是工業的不平等，所以就沒有辦法有這樣的感受，而農村和環境其實一個是情感，另一個原因應該是我自己的喜好，然後還有我自己的價值觀，因為參加社會運動的人，都會有一個自己特別想要關心的議題，我自己都會去想這些東西，之後整合起來我知道我比較喜愛的是農村和環境這類的東西。

問：從什麼時候開始想做這些社會運動？

答：如果是做社會運動應該是大學一年級，我自己是唸哲學系，其實跟唸的科系就有一些關係了而且唸這種人文科系會很容易就接觸到這方面的啟蒙，我大一的時候就受到學長的啟蒙，而且我自己參加的社團是電影社，那時候看的電影都是一些藝術電影或是一些會比較有思想的電影，那時候電影看完大家都會討論，而且學長給我的啟蒙真的很大，他那時候就會帶我去參加一些抗爭場合看看。

問：所以是學長帶起去抗爭場合讓你會有參加社會運動的想法？

答：對！那時候是一個蠻重要的啟蒙點。

問：對你影響最大的樂團是哪一個？

答：對我影響最大的樂團應該是交工樂團吧！

問：那你是先受到交工樂團的啟蒙還是學長的啟蒙呢？

答：大概差不多同時，我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叛逆的學生，所以基本上比較另類的思想我都比較喜歡接觸，從以前開始我就比較喜歡聽一些不一樣的東西，然後進入大學的又接受到學長的啟蒙，學長的啟蒙是比較屬於比較學院派的啟蒙，我自己在外面接觸一大堆的東西又算是另外一種啟蒙，然後這些綜合在一起就一併成長。

問：如何去找到例如交工樂團這類有關社會運動的音樂？因為一般人好像比較不會去聽這類的音樂

答：我覺得這是一種聽覺習慣，因為我從小就聽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我幾乎沒有迷過台灣尤其是國語的流行音樂，我從小學到現在一直都是聽一些創作的東西，我只有聽一個主流音樂的樂手就是伍佰，那是在很早很早之前伍佰還沒有

紅，大概在我國中一年級，他那時候剛發第一張專輯都還沒有人知道伍佰這個人我就有去聽他的東西，我那個時代有一個流行音樂的潮流就是很流行港星的東西，大家都很著迷那種東西，可是我那時候就完全沒有興趣，可是聽那些創作東西其實資源很少所以我們都必須靠自己去找，都要去唱片行挖，可是會更有一種開心的感覺，因為會感覺好像找到什麼寶貝之類的，而且那時候又會覺得我自己聽的東西跟同學都不一樣，講臭屁一點我就會覺得自己好像很厲害，在那個時候聽那個東西就會覺得自己好像很不一樣，所以就會開始自己去找，而且找的越辛苦就會覺得很酷，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就接觸到了創作樂團，而且我從很早很早之前就有接觸地下樂團了，大概是我 16 歲的時候吧!而且那時候就有書，是在探討台灣地下樂團的書籍，所以我自己都會去很多地方找不管是網路上或是唱片行，自然而然就會去接觸到很多創作的團體和歌曲。

問：交工樂團對你的影響在哪裡？

答：有兩種影響，第一個是音樂的影響，因為他應該算是台灣第一個用音樂搖滾的方式，但是呈現出來的是台灣的音樂，而且他們的編制很融合，我覺得很特別，他們有木吉他、貝斯，可是裡面用了嗩吶，然後他們的鼓是他們鼓手自己創意的東西，就是有爵士鼓的鼓聲可是旁邊都是銅鈸還有中國鼓很多不同的聲音，譜上大概有十幾樣東西，但是很特別的是他們作曲的方式又是按照著西洋搖滾樂的方式來編曲，所以那時候非常非常吸引我的東西是音樂性的部分，我覺得很特別。第二種影響是理念的影響，他們的理念也非常的吸引我，因為他們打著一支我們是反美濃水庫的樂隊，我那時候就覺得好吸引我，因為他們一出來就讓人覺得我們是一支反美濃水庫的樂隊，然後裡面講的東西都是跟一些好山好水、為什麼反美濃水庫還有講到當地的農業的問題，全部都呈現在那個裡面，而且包括他們論述的方面，他們不只是只有音樂的東西，他們還有帶著文字的說明或是論述方面其實都是非常專業的，然後我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們的歌詞是另外一個人寫的，寫歌詞的人叫鍾永豐，他是現在嘉義文化局局長，現在還是有在幫交工樂團寫詞，因為他本身也是住美濃，而且也是因為反美濃水庫出來的，而且他是一個博士算

是那時候的知識分子，他有很多文字論述的東西很厲害很精準，然後又配上音樂，所以我覺得這個團體在台灣算是文化抵抗音樂很完整的一個團體。

問：所以你們團體有在仿效他們嗎？

答：一開始我是真的有仿效他們的精神，可是後來自己走一走就不會去想這些東西，就會覺得那是當年的一个精神或是啓蒙，現在就不會去想他們的東西。

問：因為交工樂團有使用嗩吶，所以以前你們團員才有嗩吶嗎？

答：也算是，但是也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嗩吶的聲音，因為那個聲音會讓我想到小時候，我小時候算是在廟口長大的小孩，所以我是看那種民俗陣頭長大的。

問：組成農村武裝青年對於你來說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答：我覺得我組這個團對我影響非常大，甚至我覺得這個樂團讓我感覺像是唸了研究所，我現在所有講的東西，我在還沒組樂團之前完全都不知道，我覺得這是邊學邊做之中學到的東西，應該這樣說一開始只是很單純，自己寫了一兩首歌，結果發現那個團不能唱後來就自己組一個團，也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像現在這個樣子，所以從一開始是那個樣子到現在這個樣子，這中間一定有很多的修正，能夠弄到自我反省自我修正，當我踏到一個階的時候就會自己反省到沒有精進的話很像會掉下去，所以必須去知道更多的事情，不管是知識上、論述上或者音樂上的，我們只能越來越進步，還有包括認識的人也是，用音樂進入到我現在這個領域上面，其實會遇到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包括 NGO 的組織、社會運動團體、老師教授甚至政治人物都有可能接觸到，所以環境真的是比較複雜一點，所以說在這之中就可以學習，所以這個樂團對我來說真的影響很大，我都還覺得甚至比我念研究所還要值得。

問：創團至今有遇過什麼樣的挫折嗎？

答：挫折是沒有，但是瓶頸有，我遇過的瓶頸是因為我在做一種行動，可是這樣的行動不可能一直反覆一樣的模式，這樣的模式就是寫完歌然後唱歌，唱完歌就去抗爭唱歌，然後就下來，我那時候就覺得好像永遠都是這樣的模式，就會去思考這樣到底有什麼意義，尤其在去年發完第二張專輯後，我在好多的抗爭場合表

演過，已經有人把我列入在這兩年在抗爭場合唱最多歌的人，但是也是因為這樣讓我開始有一點厭倦，這個厭倦不是說我唱膩了，而是我厭倦了那個方式我就會覺得我這樣得到的意義是什麼，那個時候大概有兩三個月的瓶頸，我都不想唱歌，我寧願到學校跟同學或小朋友唱歌，我就是不願再去街頭唱歌，大概有三個月的時間我都把自己封閉起來，因為我開始思考事情。

問：你怎麼走出來的？

答：我覺得這還是要靠自己去想通這些事情，自己知道這個問題在哪裡，然後我會自己不斷的去反省而且也會去看一些書，尋找可以治療我這個瓶頸的書，雖然這些書是關於搖滾樂和社會運動相關的東西，這也開始去知道說這些過去西洋的搖滾樂手，因為很多很有名的也都是跟政治批判有關係，然後他們的經驗他們怎麼用音樂去做反戰，怎麼去做黑人的民權運動，這些都發生在四五十年前，他們在那個時候就在進行了，所以我開始在看這些書籍，由他們的行為我開始去反省我在台灣裡面身為一個音樂人和社會運動者，我該怎麼去抓那個形式，屬於我自己要的，然後才漸漸去思考出來，那時候會有一個明確的答案，然後才慢慢的走出來，會想著我可以唱歌，可是我還能夠做些什麼，想出來後自己在去做。

問：組成了農村武裝青年去抗爭場合唱歌，有被反對嗎？

答：一開始我媽媽會有一點擔心，那時候發第一張專輯名字是「幹!政府」，其實我媽媽非常的擔心，我媽媽他擔心是因為他們年代成經走過白色恐怖過來的那種媽媽，所以他們會有一種還是活在當時威權的政府時代，很怕講了一句話或唱一首歌會被怎麼樣，這時候我媽媽真的非常的擔心，可是到後來我就很不避諱的故意告訴媽媽說我要去哪裡，我決定採取非常開放的模式告訴他，就讓我媽媽知道我做了什麼我上了哪個節目我被人家怎麼採訪，包括我參加什麼議題…等，我全部都跟我媽講，直到現在三年多了他完全也不會怎麼樣了，因為他也看到我根本也沒有怎麼樣，他現在反向會用一種支持的方式甚至會跟我聊這些東西。

問：你們怎麼發行專輯的？是主動發行還是唱片公司來簽約的？

答：是我主動發行的。

問：所以這些經費都是自己付出的？

答：對！這些經費都是我們自己做的，基本上我是一個很站在地下樂團的方式來營運樂團這種東西，因為我覺得搖滾樂這種東西本來就是一個主體性非常強的，甚至強過於任何的公司，對我來說搖滾樂是做你要做的，不是做別人要做的，甚至是唱我要唱的不是要唱大家要聽的，這才是搖滾樂的精神，所以那時候發專輯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做我要做的，我只做我要做的東西給別人，當然包括錄音、經費也得自己想辦法，因為台灣大部分的創作樂團幾乎都面臨這樣的命運。

問：經費哪裡來？是有人認同你而贊助你嗎？

答：算是，我們的團從來沒有拿出自己的錢發過專輯，第一張專輯我是用預購的方式，我們把整張專輯的計畫寫好包括我有哪些歌，那時候其實有很多社會運動團體知道我們，我會發專輯也是一個老師建議我的，他是在做媒體改造的，現在是中正大學的教授，他那時候就一直建議我發專輯，說要贊助我，但是我拒絕他了，我告訴他請他幫我發信就好，我那時候寫完整個企畫稿預購 250 元，然後發信給大家，那時候有很多大學教授也幫我轉信，甚至那些大學教授一買就是三四十張，所以那時候整個預購就達到 400 張了，已經開始製作了，我就是這樣製作的，第二張專輯是補助的，因為我拿到新聞局的台灣樂團錄音補助。

問：第一張專輯銷售量如何？賣了多少張？

答：到目前為止大概一千三百張左右。

問：第二張專輯呢？

答：現在大概八百多快九百，其實前面有很多是公關的，我會送給一些人，我送給很多人，因為我自己那邊庫存剩不到 50 張當時發行是 1000 張。

問：獨立樂團沒有打廣告，你對於這樣的銷售量滿意嗎？

答：其實我已經超滿意了，因為我知道台灣有太多創作樂團他們發行了有些還賣不到 100 張，所以我超滿意了，我自己都沒有賠而且我也靠這個維生，他也是我收入的一部分，而且還不少。

問：專輯都在哪邊銷售？

答：唱片行有鋪貨，誠品書店還有現場銷售，其實我上面也是有唱片公司發行的，但是我們和唱片公司協定就是它們只幫我們做發行和通路，我們會拆配合的百分比給他們，我們是一種合作的關係，因為我一定也需要唱片公司才能發行，因為自己發行不算是專輯而且不是新聞局的管轄。

問：現場銷售的銷售量比較好嗎？

答：現場銷售比那些都還要來的好，因為可能跟我們常跑一些場合都有關係，像前陣子有去一個白海豚同樂會的活動，我在上面唱歌我朋友在下面幫我賣 CD，在當下賣了快 30 張。

問：農村武裝青年是你的主業嗎？

答：其實原本主業是開咖啡廳，但是我的目標有一直在修正，現在來說應該是農村武裝青年是我的主業，我現在做的東西、還有我的收入都是這個樂團來的，所以農村武裝青年算是我的主業，咖啡廳是我的副業。

問：你如何管理樂團？

答：管理喔！我沒有在管理，因為我們團從以前就很隨性，我們的約定就是練團的時候到、表演的時候到這樣就可以了，也沒有太大的管理，就是表訂一大概什麼時候練團，然後什麼時候演出，演出的時候就看誰有空誰沒空，我們都沒什麼差別，因為我自己也可以唱，除非是大場合如果大家沒空我就不會接，小表演的話大家都沒空我自己也可以去唱我就接，所以我們樂團的方式都是很隨性的，不會造成每一個人有什麼壓力的，只是我自己在音樂上會比較要求，就是我會希望練團的時候要把東西練出來，不管是有問題還是怎麼樣我都會希望練出一個東西來，這是在做的時候我會比較嚴格一點，我希望該要的東西都要有，我們都沒有什麼管理和要求，就是練團的時候人到就可以了，其他時間我都覺得你要什麼時間把這個曲子練好是你的事情，表演不要出什麼大錯就可以了。

問：如何把樂團的經費壓到最低？

答：其實我們都各付各的比較多。

問：一場演出的收入大概有多少錢？

答：不一定，大大小小都有，抗爭場合都是沒有錢的，最少都有兩千元，高的話高到幾萬元都有，不同場合會有不同價錢會有不同東西。

問：會因為演出費較少而拒絕參加活動嗎？

答：我會看是什麼場合，基本上金錢方面我會有一套抉擇的方式，第一個我們談理念，沒有理念我要錢，有理念的話多少錢我隨便，我要的就是這樣我要覺得是一場值得的行動，我甚至可以不收任何一毛錢，可是如果沒有任何理念，我就只是一個商業的表演團體，我的意義就是幫你表演這一場，所以如果沒有理念也沒有錢我就不可能去，因為不可能我去那邊表演什麼都沒有，然後也不符合我的理念。

問：演出的收入如何分配給團員？

答：我們有很多規則，也算是按照比例，比如說我們三個我、俐君和阿展，我們今天有一萬元收入，我自己會拿 5000 元，因為我還要包括作詞作曲，他們拿到的大概是樂手費，我會拿比較多是因為一方面我當初跟阿展的協定是，這些錢算是我的薪水因為團裡的事情幾乎全部的事情都是我在弄，所以我自己會拿走大部分的金錢。

問：如何去安排練團的時間？

答：我跟俐君比較常練習，因為俐君剛加入沒多久，所以他大概有一半的歌都沒有練過，我也沒有一直急迫的要一直寫歌，我會規定自己一個時間，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把一首曲子寫完在寫下一首，所以我跟俐君是想練就練，跟阿展的話是我把一首曲子寫完之後在找個時間來練團，以前的話是因為我們都是東海的學生，所以那時候就是想練團的時候就直接打電話問大家有沒有空，如果大家有就可以練團。

問：要去大場合表演之前會把大家叫回來練團嗎？

答：會，去大場合表演就一定會叫大家回來練團。

問：你現在創作的曲子大概有多少？

答：我沒有算過，大約三十幾首，三十以上四十以下。



問：是多久時間寫出這些歌曲？

答：大約三年的時間。

問：作詞作曲的速度如何？

答：都有，我有一些歌是一天就完成了，我通常沒辦法分很久這樣做，應該說我要完成這首歌的話速度很快通常不會超過兩天，可是我如果我靈感來了，寫了一半或是寫個開頭發現感覺不對我就不會再寫下去，我會先把它放著，因為我知道那個有一天會突然完成的，我不會強制我自己因為那個再拖下去也寫不出來，沒有靈感了，所以如果真的要寫歌其實一兩天就會寫出來了，或是一個下午就寫出來了。

問：以前到現在作的曲子有什麼不一樣嗎？

答：其實不太有差別，我寫歌有一種方式，是我詞曲是並行的，我的歌有一個特點是我的咬字會非常清楚，然後我的詞那個台語的字，基本上不會跟我的曲子差異太大，就是我會按照原本台語的韻腳的音去寫，其實台語的音一句話念過去是可以成爲一個曲的，我不會偏離那個台語原本的意思偏離太多，所以我習慣詞曲並行的寫，而且如果有一個韻腳不對就很快能發現。

問：你的歌全部都是自己作詞作曲嗎？

答：就只有一首無採工是別人寫的詞。

問：為什麼會想幫他填曲？

答：那也不算是填曲，因爲那是一個朋友名字是廖國雄，他年紀比我大很多，它在台南縣後壁區的土溝村做一個記者和社區營造的東西，所以他對農村、鄉村、社區都很了解，他是三立電視台的地方記者，所以他懂得很多鄉村和地方派系這些東西，他又很有才華他很喜歡寫詩和畫畫，那時候就有和他聊到其實他也蠻多詞的，之前的詞都給嚴詠能用，他是這次有得到台語金曲獎的一個團體主唱，但是嚴詠能比較習慣寫輕快愉快的歌，但是廖國雄比較喜歡寫悲傷的，他很想表現出一個農村的悲情或是有傷口的地方，所以他覺得嚴詠能把他的詞改得太開心了，不是它原本想要表達農村的狀況，那時候他就說要寫詞，他一拿來給我，

我也很感興趣，因為我沒有幫別人寫過曲所以我也很好奇自己可以把這首歌表現成什麼樣子。

問：怎麼只幫他寫一首？沒有再繼續？

答：他後來還有寫一首來，可是真的太難了，你知道那種人家先寫好詞要去譜曲真的是有一定的困難度，因為他是按照他寫詩的方式去寫的，但是寫詩的方式再加入曲子是不太一樣的，因為他會比較零散，然後我就必須修正，但是我盡可能的不去修正，所以他給我的第二首歌真的很困難，到現在為止我只寫到一半，而且詞很長，越來越像寫詩的方式，字句長短不一，從同到尾很像有十幾個樂章的那種感覺。

問：寫歌的時候有特別用什麼調去寫嗎？

答：我通常比較喜歡小調的東西，因為我覺得那個東西很能讓我寫出台灣味的感覺。

問：會特別用什麼音或不要用什麼音嗎？

答：我自己比較喜愛五聲音階，會用比較多五聲音階的素材去寫我的歌，自己唱起來也會比較開心。

問：所以你寫歌是為了自己開心？

答：對！我只想要唱自己開心的寫自己開心的歌，我曾經跟別人說過我不為任何一個聽眾寫歌，我為了我自己的聽覺寫歌，跟我表演一樣我一定要表演我自己開心，我要表演自己想表達的，我不管下面觀眾多開心，我只要當天我開心就好。

問：有受過專業的訓練嗎？

答：吉他有學過半年，之後所有的東西都是自己玩出來的，我其實不太喜歡吉他教科書的那些東西，因為裡面也不可能跟我說什麼台灣的調，這些東西都不會出現在吉他教科書裡面，所以我都只好靠聽覺，我有很多吉他的和絃是自創的，其實在教科書裡面是沒有那種東西，我是去聽一些例如月琴的彈唱、或是三弦的東西，我會去聽這些到底在彈什麼，然後再把這種感覺看能不能拆解一個和絃來用，然後就可以去唱這樣的感覺的東西，我後來很多感覺的東西都是自己摸的。

問：你會那一些樂器呢？

答：主要是吉他，還有一些節奏的東西，鼓的東西較多，因為我最喜歡敲敲打打的東西。

問：你接觸吉他多長時間了？

答：我是從大概高一的時候開始學的，大概摸了 14 年了。

問：寫了那麼多歌曲有哪一首歌是自己比較滿意的呢？

答：第一張專輯比較少，可是我很喜歡第一張專輯的「阮不願再種田」還有「沒正義就沒和平」，這兩首是我很滿意的作品，因為那時候就很想創造出一種東西就是我想用木頭的東西玩搖滾樂，我想用木頭的東西來創造出像搖滾樂這麼有力量的東西，可是這樣的東西沒有那麼簡單，因為那個力道要編制的剛剛好，力道才會剛好是滿的，而且我們又只有三種樂器，所以那時候我一直在嘗試，其實這兩首歌編曲的方式都是依循搖滾樂的方式，力道會很重的，所以我那時候就一直在想我如用這三種樂器來表現出一樣的力道，但是聽覺是不一樣的力道呈現是一樣的東西，我就想嘗試看看那種東西，雖然也編很久，因為是無中生有的東西，那時候寫歌的時候也是寫了很久，我寫出歌之後我會跟他們說我想要什麼樣的形式，然後我們在一起討論其他樂器要如何配合，因為我想要的是力道較大的，所以我們就討論小提琴該如何表現才會出現這樣的力道，當時小魏就開始亂玩，編小提琴的時候大部分都是小魏亂玩玩出來的，我們一直用試驗的方式玩出來的，所以我比較喜歡這兩首曲子，因為第一張專輯其他的歌，有一些歌都是一些既有的社會議題，好像我在替這些議題寫歌，那種東西對我自己來說，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愛。

問：那第二張專輯比較喜歡哪些歌呢？

答：第二張專輯我比較喜歡「夢見白鷺鷥」，這是一首我真的很想寫的東西，由其實那種調的方式，還有一首是「台灣母親你要帶我去哪裡」。

問：可以挑幾首有代表性的歌來說明這其中的意義嗎？

答：夢見白鷺鷥這首是我自己私人情感比較重的一首歌，因為這是我故鄉的描

寫，我把我家的景象的變化描寫出來，背後其實是在講農業的蕭條跟農村的凋零，所以我用我看到白鷺鷥的棲息地不見了，白鷺鷥也越來越少出現這樣的畫面來描寫農村的凋零，還有「白海豚之歌」，那是我做的東西以來比較特別的歌，我沒有意識到我會寫出這樣的歌，那首歌一開始的出發點是因為返國光石化，大家都在提白海豚的議題，就想說用比較溫馨的方式來取代抗爭，也是因為這樣我突然就想說過去以前都寫那麼多比較批判的歌，我就突然覺得我可以轉換一下應這樣的方式，就在想有沒有一種方式是比較有建設性的，比如說唱這首歌可不可以從這首歌得到一些像是環境的一種尊敬或是對生命的尊敬，很直接的白海豚讓我聯想到小朋友，因為我那時候也剛好看一本白海豚的繪本，那是環保聯盟送給我的，那本繪本畫得很好裡面也有寫一些故事，這本來是要給小朋友看得，突然覺得這種東西小朋友看得懂而且給他們得到的學習會很大，而且他裡面講一些跟我那首歌的意義差不多，就是講一些白海豚的爺爺受傷還是怎麼樣的，所以我就覺得這也是一種社會運動，而且這個是讓小朋友看完會更珍惜我們的環境，我才突然冒出一個想法，就是我寫一首很簡單的歌詞曲子也不要太滿，那種東西是可以讓小朋友來唱的或是可以讓小朋友聽，所以才以兒歌的出發點來寫那種歌，也是因為這樣我去買了好幾套兒歌回來聽，然後回來研究寫兒歌的方式都是怎樣呈現的，包括詞、曲，因為詞在兒歌裡是很重要的，大人的很多語言是小朋友不容易懂的，還有「阮不願再種田」，這一首歌是我第一首寫來很直接罵政府的歌，裡面就是很直接提到農民的不滿、政府對農業的態度，簡潔有力的講出來，後面還有加了髒話，那首歌對我來說也是很有意義的，因為我覺得這首歌最能代表農村武裝青年的歌，我花最多心思去寫的是「濁水溪出代誌」，寫這首歌的工程非常的浩大，包括去找環保聯盟的博士訪談，他帶我去跑一趟濁水溪，我還去看了很多文獻，最後要把很多硬梆梆很理性的東西化為感性，那首歌我那時做出來的時候還蠻有成就感的，因為我把一首歌用講故事的方式又結合情感在裡面，但是又包含很多理性的論述一個一個寫出來，就是在寫濁水溪怎麼破壞，我們要怎麼樣，我就用一開始那樣的方式濁水溪如何被破壞、濁水溪怎麼樣了、我們又

要怎麼樣呢，我用一首歌來描寫，當然包括前面那些重大的工程，所以那首歌花了很多的心力來寫，我當初為什麼會花那麼大的心思，原因是因為我跟彰化的關係，我跟我家鄉的關係，因為濁水溪其實是一個可以完全代表彰化平原的一條河，所以我會覺得我想好好的去寫這首歌，因為這首歌是一種爲了我家被破壞而寫的一首歌，會比較感同身受比較有感情在裡面，其實越有感情的東西要寫反而比較不容易，還有一首歌是我第一張專輯的「正義」，那首歌阿展很喜歡，可是我後來都沒有唱了，因為那首歌旋律很簡單，和弦也很簡單，他是在我還在上班的時候寫的，所以那首歌在講正義，但是那個裡面有一點是在描寫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商業的體系裡面，然後有很多人吃人的惡果，包括很多的競爭、剝削、不公平的存在，其實那一首歌的心情有很多都是在寫我在當上班族的苦悶，他是有那種感受而來的，讓我覺得這個社會很醜陋，讓我不想走這樣醜陋的路，所以才會寫那首歌叫正義，這首歌是我很早之前的歌，「台灣母親你要帶我去哪裡」這首歌也是很特別的，我會提的都是我在寫的時候有很大的情感的，甚至會寫到哭的，這首歌是讓我寫到哭的一首歌，因為這首歌是我在美濃的三合院寫的，因為我去年在那邊租一個三合院的房子，有時候會去住在那邊，這首歌就是在那邊寫的，會寫到哭一方面是情境的營造，那邊是一個非常鄉下的地方，那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剛好寫到這首歌關於農地的開發還有一些農地的徵收的問題，我又想到那麼美的東西一直在流失，剛好看到對面的鄰居在曬菜，從窗子看出去的景象真的非常的美，就是這樣寫到哭的。

問：會去修改以前寫過的歌嗎？

答：不會，我會讓它變成一個紀錄，我很重視一首歌出來的那時候的背景、方式、實力，我覺得那都是一種紀錄，我覺得在去改他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反而覺得他被放在一個三年前的我、四年前的我，我會喜歡這樣的方式，反而不會去改它。

問：你有因為場合太敏感而被趕下來嗎？

答：沒有

問：為什麼都創作台語歌？

答：跟我講話有關，因為我覺得台語是母語，會讓我感到很親切，會讓我有百分之百的情感，我去寫國語的東西會讓我覺得跟我還有一點距離，感情的部分還沒有辦法有那麼多的接觸，從小到大都講台語，我覺得只要一講台語就好像媽媽在身邊的感覺，所以我覺得用這種方法去講土地去講農村對我來說是最好的。

問：有讓農民一起創作之類的嗎？

答：頂多是把他們講什麼話寫到歌詞而已，創作的話是還沒有。

問：如何找到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答：阿展的話是大學的好朋友，因為我那時候創一個搖滾音樂研究社，他大我一屆是第一批社員，然後他來我們就認識而且他是學社會學的，那時候感情還蠻好的，他會跟我聊一些搖滾樂的東西，所以感情還蠻好的。小魏的話是我認識他的學長，他是建築系的，我就跟那位朋友說我還少一位團員，有一點不想組團了，因為只有我和非洲鼓而已，他就跟我說他有一個學弟會拉小提琴，因為我那時候一直在找那個團員到底要什麼樂器，一直想不出來，結果那時候腦中突然冒出弦樂這種東西，就覺得可以試試看。

問：你們參加過哪些比較大的活動？

答：基本上都是在凱達格蘭大道，或是在環保署，都是比較大的活動。

問：所以關心的議題也不全部都是農村？

答：對！我比較關心的是農村和環境的議題為主軸，因為我覺得這是並行的，這兩項事情對我來說是一樣的東西，都是為了土地好，為了我們的社會永續。

問：演出有發生過什麼特別的狀況嗎？

答：我有在台上諷刺過警察，我沒有罵警察我只有諷刺，那次是在台中國立美術館前面，那是一場我朋友辦的影展事前的活動，就是類似用抗爭的方式去反對國美館對於那些派遣員工的福利非常的不好，他們覺得一個公務機關怎麼會這樣對待員工，所以就在國美館舉辦一個類似抗爭的嘉年華，但是因為他們沒有去申請場地然後我就告訴他們說在車上唱歌，車子可以開著走，警察沒辦法開單也沒辦

法趕我們，然後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就開卡車音響都在上面，然後那時候就在上面唱歌，因為沒有申請場地，警察會以集會遊行法來取締，警察會算時間比如說不能在那個地方待超過 30 分鐘，如果超過他們就會舉牌，如果舉三次警察就可以把人抓走，每一次警察要舉牌之前我們就會叫車子開動，然後警察就在下面講話，我也故意講很大聲把警察的聲音蓋過去，警察在下面也不能怎麼樣，車子就慢慢開我們就在上面慢慢唱，這是蠻好玩的經驗。

問：沒有練過的曲子如何演出？

答：都是他們來配合我，應該說我選的團員都很優秀，像小魏或是俐君他們都有絕對音感，他們都可以即興，所以他們讓我很放心，不管我彈什麼他們都可以接進來，他們是有受過訓練的。

問：會擔心曲子的數量不夠，觀眾聽到的歌曲都是一樣的那幾首歌嗎？

答：還好，應該都還好，因為也不是每個場合都唱歌，不過這一方面也是一種讓我趕快寫新歌的壓力，我會趕快寫新歌，因為我自己也會唱膩舊歌。

問：你們正式的 MV 有多少支？

答：其實有兩支，可是只有一支有剪出來，那是一個學電影的導演拍的，是一個比較正式的拍法，連劇組都是從拍電影那邊調過來的劇組拍的，另一支導演都沒有時間剪，但是之後會剪出來。

問：你對於你們用音樂當武器有什麼樣的看法？

答：很爽！其實還蠻爽的，就是我以我自己的角度真的是很開心的，因為當我玩音樂是為自己而玩的，雖然我唱的歌都是為別人唱的，但是這也是我自己的一個興趣，我喜歡有衝突的、抗爭的這些東西，所以把自己的音樂當作武器，這樣的事情對於我來說是百分之百的爽，我完全樂在其中，而且我完全也不覺得累，就像我剛剛講的我寫歌是因為我自己而寫的，我只唱我要唱的，我只寫我要表演的，所以其實是很開心的。

史

受訪對象：蕭長展

訪談時間：約 21：30

訪談地點：台中市中港路星巴克咖啡館

問：您在農村武裝青年的職位是？

答：我在農村武裝青年是擔任鼓手，打的是非洲鼓。

問：以前有學過音樂嗎？

答：都沒有學過，高中社團有玩過民謠吉他而已。

問：怎麼開始學習音樂的？

答：因為我碩士論文也是接觸這一方面的東西，我訪問的是社會運動團體黑手那卡西，而黑手的工作訪他們是集體創作的，所以我就和他們一起創作寫歌，我之後會開始玩樂團也是有受到黑手的鼓勵，在我在開始跑田野然後跟著黑手一起創作的時候可是我是那種一竅不通的，但是黑手團員也不要求說一定要會什麼，就請我一起過去和他們一起討論詞要怎麼寫之類的事情，也教我一些基本的概念讓我比較不會害怕音樂這類的事情，在那個之前我只會民謠吉他，可是我只會四個和弦，就是最基本的四個和弦，再進階一點就不會了，除了那個之外我沒有任何的樂器基礎也沒有玩過樂團，可是因為在黑手那個工作坊裡，他們會鼓勵所有的團員發表自己的感想發表自己覺得對音樂的看法，不需要任何的音樂基礎只需要把感覺講出來，然後大家再一起去操作，他們有一個階段的程序就是大家一起創



作音樂的，那我就會自己去想說，其實這件事情沒有那麼的可怕，以前就會覺得這件事情好像是一項非常專業的事情，我覺得沒辦法開始一開始就寫歌之類的，可是因為自己高中是民謠吉他社，所以他很早就開始想要跟大家一起玩樂團玩音樂，但是又覺得自己都沒有基礎，所以也不敢和大家一起組團，而大學也有組過樂團，但是後來也不了了之，但是一直有想做這件事情的慾望，之後遇到黑手那卡西，看他們用音樂去參與一些社會運動還有表達對一些議題的關懷，然後我就自己覺得如果我想要玩音樂，我會想像他們一樣有一些關懷的，不是像普通樂團一樣唱唱歌而已。

問：你和黑手那卡西一起作詞作曲？所以他們一首歌曲的上面會把你名字寫上去？

答：黑手那卡西是屬於街頭運動的樂團，不過是更加的在實踐一種社會運動，他們認為音樂做為每個人都可以創作的可能性是應該要開放的，而他們之所以成立一個工作坊是因為他們覺得做音樂這件事情應該是要開放的，今天不管是不是專業大家都一起進來做，而且他們很好玩，作詞作曲都會找一群人來，例如說他們會找外籍新娘、姐妹會、工殤協會的一起合作，那我那時候去參加的那個工作坊時，他們嘗試的去招募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可是針對當時 2005 年的時候開始爆發很多民進黨的弊案，那時引發很多的民怨，他們透過破報，那是一種獨立的報紙，裡面會有很多介紹音樂介紹社會議題或前衛的藝術這類的東西，裡面有一欄是可以讓各個團體放消息，例如要找樂手之類的，或有很多音樂的消息。當時我因為要訪問黑手那卡西所以也有看破報，發現他們工作坊，才開始和他們搭上線，所以我們那時候寫歌寫詞裡面會有很多來自不同地方的人，主要是大學生較多。

問：有自己創作過音樂嗎？

答：有！但是只有一兩首，而且也都沒有演出發表過，就自己寫自己作很簡單的錄音，有唱給阿達聽過，但是他覺得可能還沒有到可以發表的，之後因為要寫論文還有忙於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就中斷寫歌了。

問：本來就會寫歌了嗎？還是因為黑手那卡西的影響才寫歌呢？

答：我很多音樂上開始有實作或是接觸絕大多數都是開始參加工作坊之後才去做，所以黑手那卡西給我很大的影響。

問：如何遇到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答：阿達是我大學時期同個社團的學弟，我們參加的是搖滾音樂研究社，他念哲學系我念社會系科系也不同，所以只有社團這層關係讓我們比較熟，但是畢業後考上南華大學研究所，所以搬到嘉義之後大概有四年沒有跟阿達聯絡，從南華畢業後又搬回台中才又和阿達聯絡，當時對方都遇到一些瓶頸，聊著聊著就開始做一些事情。

問：你們聊一些什麼事情？

答：那個時候也還沒有想到要組樂團去做一些和社會音樂有關的東西，但是我和阿達中間有很多共同的土壤，就譬如說我們大學都是同一個社團，而且我們都是人文社會方面的科系，所以我們大學時期就會去聊很多台灣的獨立音樂或搖滾樂還有文化方面之類的東西，那時候有什麼文化方面的議題都會聊，阿達念的是哲學系，所以他會跟我聊一些哲學的東西，而我的是社會系所以我會跟他聊一些社會學的東西，有這個基礎之後，我們大學四年都有不同經歷，而我那時候也開始要做一些論文，所以開始有點苦惱也很緊張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我想說我在持續去參加黑手那卡西的活動，而阿達那時候剛退伍，剛開始在樂器行作業務的工作，但是阿達非常的不適應這個工作，所以他當時就有在想著自己接下來該怎麼做，我們聊著聊著他就說他業務不想做了，想自己開一間店，所以自己開了一間咖啡廳，然後也開始唱歌寫歌，阿達當時寫出來的歌也都會和我討論分享，所以各方面都能聊聊吧！。

問：受黑手那卡西影響後才和主唱說要組樂團嗎？還是不知不覺組成的？

答：不能說是不知不覺，那個是一個契機，那時候我跟阿達就有接觸，然後我們會一起聊天，他也會彈他創作的音樂給我聽然後我們要回顧到大概 2006 年那時候，那時候有一個獨立樂團辦了一個演唱會，那是一個關於轉型正義的演唱會，然後那時候就和阿達產生很多的想法，因為那時候那場活動被人家認為主辦那個

活動的人和民進黨有關連，所以我和阿達就覺的他們好像是利用正義藉由正義去行銷一個政黨的意識形態，所以我們就覺的音樂如果要跟社會運動產生一個結合的話可能不應該是這樣子，可能他需要更多的獨立性，在這個事件之後我們就去樂生療養院，因為那時候要蓋捷運所以有很多抗議的活動出現，那時候那些搞社會運動的人就召集了很多了玩藝術或音樂的，讓他們在裡面弄一些創意市集、或表演，讓更多的人去看，讓守護樂生療養院的人更有能量去抗爭，那種群眾壓力會比較凝結而且比較有力量，那時候阿達是另外一個樂團的鼓手，本來主辦單位是邀請他們團去表演，可是那時候他們的吉他手沒有辦法參加，阿達就說那他去參加他要唱自己的歌，阿達也知道我一直想參加樂團，所以他就請我去打鼓，那時候其實剛好那時候我已經想著要趕快畢業趕快寫論文，但是他一問我，我就猶豫了，我很擔心論文寫不完這類的事情，但是又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我不想放棄，結果就答應阿達了，之後找了另外一個朋友彈手風琴，那時候也沒有農村武裝青年這個名字，我們是用了另一個團的名字叫做“我們從鄉下來”，我們就用這個團名去表演，那時候阿達就教我打手鼓，因為我都不會，所以阿達教我之後我在和他們搭配，那一次就算第一次跟他們一起表演，那時候也沒有正式的編制，所以就找一些朋友來表演而已。

問：為什麼想要打鼓？怎麼不選一些有音調的樂器呢？

答：這純粹是因緣際會，因為阿達剛好缺人幫他打鼓，而且我也什麼都不會，阿達就跟他說，你只要打的出兩個聲音就可以了，一個是中音一個是高音，所以打鼓的技術門檻很低，我不用先去記樂裡，還要練和弦之類的，而且阿達會告訴我他需要什麼節奏，也會教他怎麼打，所以就開始接觸了手鼓，後來漸漸的玩出興趣所以也就一直打手鼓了。

問：所以你們先找好團員，才組成農村武裝青年嗎？

答：我們大概是在 2007 年 2 月份去樂生療養院的活動，但之後我們有一段時間都沒有表演，大家各忙各的事情，之後阿達寫的歌累積到了一個量之後，那時候大概 7~8 月的時候開始去思考想要組成一個團，那時候他找我還有另外一個彈月

琴吹唢呐的朋友，然後那時候團名還沒訂好，想了很多各式各樣的團名，而那時候楊儒門也剛好出獄，我們都覺的楊儒門的行爲沒有什麼不好，我們蠻支持他的，因為我們覺的就算他什麼都沒有，他還是靠著自己徒法煉鋼去完成他自己想做的事情，阿達那時候就想那我們的團名就取名叫做農村武裝青年好了，但是農村武裝青年不是在說我們自己，這個對象投射的是楊儒門這個人，是他的意象帶出了農村武裝青年，這六個字，就變成我們的團名。

問：為什麼都唱這些關於農村的歌？

答：因為寫歌的是阿達，而他除了對於社會運動和弱勢者有共同關懷之外，他對於農村、鄉村或是土地或是農業，特別有感覺，因為他自己也是住鄉下，那時候楊儒門的形象不只是帶出我們團名，還有他做出的事情包括 WTO 對於台灣農業造成的影響，還有政府對於農業的忽視甚至是有點採取放棄的手段，所以我們就覺得其實這是一個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阿達寫了很多歌都是想表達他和土地的情感，所以阿達是因為他都在農村裡長大的，我自己是對應到因為我爸爸也是鄉下小孩，很多親戚都還是住在鄉下，雖然我的感覺沒有阿達這麼強烈但是也是有一定的情感。

問：你覺的加入這個樂團對你自己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答：影響太多了，影響的層面有很多，最重大的是影響我一生吧！因為這是實踐我的夢想，我跟阿達共同組成農村武裝青年這個樂團，從我以前我想像我自己的身分可能是一個學術領域的學徒，到後來漸漸的變成一個音樂的創作者或表演者，這種身分的不同是我以前從來沒想過的事情，因為我從以前我覺得我跟音樂一直有一種距離，而這種距離是讓我會害怕的，但是後來漸漸的拉近了和音樂的距離，這會讓我自己覺得我的身分和以前不一樣，因為我不只是學術研究者還是一個音樂的表演者，所以這個認知對我來說就有很大的影響，比如說我去參與社會運動的時候我站的角度會不一樣，就拿以前來說我只能用我的身體去和大家一樣走上街頭這樣抗爭，之後不一樣的是我還可以用我的鼓去敲打一些旋律，即使我們人不在現場我們還可以用我們音樂，用聲音來傳達。

問：因為農村武裝青年是屬於抗爭的團體，那你加入的時候你家人知道嗎？

答：我本來就有在參與抗爭的活動，從大學時期就有參與了。

問：那你有被家人反對嗎？

答：我幾乎不會跟他們講，我只會覺得有什麼不對會跟他們講，可是那時候他們就只會說，你就顧好你自己就對了，不要想那麼多，但是那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我在做什麼，之後他們知道我大概在做什麼後已經是我們發的一張專輯的時候了，因為在那個之前我在跟他們說我要做什麼事情都會講的很保守，所以的一張專輯發了我爸媽才知道原來我在做這些事情，在那個時候一開始因為論我們這個社會這個教育底下文還沒寫出來，而我的碩士班已經剩最後半年，我爸媽就很緊張，而且這種東西又涉及大人都會有一個政治的敏感度所以我爸媽會擔心，但是後來考上博士班以後身分有一個確定他們就比較不會說什麼了，因為博士班的角色給了我可以被社會定位，被爸媽定位，他們也可以拿這個定位出去跟大家說我兒子在做什麼，所以也自然的比較不太會這麼焦慮。

問：農村武裝青年算是你的工作還是興趣？

答：我覺得農村武裝青年和音樂創作這件事情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定義，因為它對我來說不能算是一般定義的工作，因為講工作的話就會有一種不得已的感覺，但講興趣又不完全是興趣，我倒覺得這是我一輩子都會想去做的事情吧！

問：你有主業嗎？

答：我現在的身分按照學術圈的認定來看的話，我可能算是半個研究者或半個學者，因為我博士班的身分就注定了以後的定位，但這個身分是有階段性的，博士班畢業後多數人可能會直接投入教學的工作或是做研究，當一個專職的研究者。

問：現在有收入嗎？

答：現在有收入阿！

問：所以你的收入全都是農村武裝青年賺來的嗎？

答：那個倒是其次，那個在我還沒有念博士班之前可能算是收入的重要來源，可是因為那時候的表演量也比較多，現在相對來說表演量比較少了，因為我在學校

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現在的主要收入是在學校當老師的研究助理，但是農村武裝青年也是有，但是比例沒有像以前那麼多了。

問：為什麼一起表演的量會變少？是因為你太忙的關係嗎？

答：因為有一段時間我必須寫論文，在那段時間有些東西我都沒辦法參與到樂團活動，但是這個樂團還是要持續進行，阿達就自己去做很多事情，在做這些事情會認識很多人會有很多的邀約，而且上博士班後我的時間也越來越滿，而且阿達也能自己去演出或去當演講者，而我也我的專長，他在這個領域也慢慢的形成這種模式，那有些時候是需要比較完整編制去做的，我們才會三個人一起去演出，而且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搭在一起的時間相對會變少。

問：那你學手鼓學了多久？

答：大概三年

問：你還會其他樂器嗎？

答：就會吉他和手鼓而以

問：那你去演出一場大概會有多少收入？

答：一般我們出去表演，如果是現場表演我們都是均分。

問：現在的活比較少，那你的心態會有什麼不同嗎？

答：有的時候會阿！某些時候就會有想要表演的慾望，會覺得沒有活動有點無聊，但是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事情比較多，所以在沒有表演的時候我就做好自己的事情之外，還可以自己練習、自己玩，我會開始去想說我有沒有可能在把吉他拿起來在來寫歌，還會去想打鼓是不是還可以再加強，所以其實沒有表演的時候就是去做這些事情。

問：阿達有說他寫歌的時候都只有旋律，那你們要怎麼去配合他呢？

答：大概會有幾種情況，一種是他會先彈給我聽，他對這個旋律有一個想像，他會直接告訴我他想要什麼節奏，他會教我打，但是這是在我一開始對鼓還不太熟的時候，後來漸漸的自己對手鼓的表達或表演可以掌握的時候，他會先彈旋律給我聽然後我自己用我自己的想像和感覺去搭配，然後再一起討論有沒有需要修改

的地方

問：團長管理樂團的方式你覺得如何？

答：現在管理的方式就是，什麼事情都會交給團長去掌握，就我目前來講我覺得現在這樣很 ok，因為我自己也真的很忙，所以有一些細部的管理事情我真的沒辦法去管理到，所以後來我們就協議好說，他能自己跑的他能當下自己做決定的就自己先決定那可能有大表演的時候他在問我，或是有需要問我的，我們的訊息在相互去流通，就比較不需要像之前那樣子需要一起討論一起做。

問：你有參加過哪一個比較大的場合或表演嗎？

答：蠻多的，就是像去年就有一個是搖滾台中的表演，我們被放在主舞台，那時候人蠻多的，大概七八百人跑不掉吧！還有另外一個是去年在自由廣場的表演，在那個表演上我們還舉白布條。

問：那你有在那種場合舉白布條被趕下來過嗎？

答：目前是沒有，因為我們表演的場合都算是樂團表演的場合，那基本上我們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所以我們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問：你有特別的演出經驗嗎？

答：去年的時候在台中的國美館，有一些藝術家和自由工作者，他們要抗議國美館，結果這些人就外包車子，大家都在上面表演，警察在下面也沒辦法抓我們，那一次印象很深刻，因為我們跑給警察追，挑釁警察的感覺。還有一次我們去三鶯部落表演，在台北的鶯歌那邊，都市的原住民利用都市的河川地，在上面蓋房子，之後政府就用些法律說他們違法使用河川地，要把他們遷走，但那個部落已經在那裏存在二三十年了，在這之中政府也採取愛理不理的態度，只是後來那邊要開發了，就要把他們趕走，他們那時候有舉辦什麼抗爭尾牙，答謝很多來幫助他們的人，包括社會運動的人、藝文界的人等等，他們就邀請我們去唱歌，去參加他們的活動，在那邊有很多很複雜的感覺，因為他們所搭建的不像漢人的社區都是鋼筋水泥，他們是靠他們所會的建築技巧搭建成的房子都是木造的平房，而且那裏面也有很多原住民的文化，看到他們自己整地、自己搭建房子然後要被

拆除，那種心情真的是非常的複雜，因為可以看到他們因為生活必須離開山上不得不到平地來，他們在這裡又賺不到什麼錢，他們能做的就是一些需要花很多勞力的工作，他們的文化跟所謂主流的文化對人造成的差異就會很大，例如儲蓄的觀念，我們漢人對於儲蓄已經有一套很完整的概念了，這是漢文化主流所教育出來的東西，但是對他們來說不見得有這種觀念，但是又被逼迫要到都市來生存，所以他們經濟條件上本來就比別人還要弱勢，而後天的條件也不太支持他們去做，所以他們被逼迫被卡在那個河川地，政府也不會去支助他們，那他們只希望在河川地隨隨便便蓋的房子不要被拆除，那時候有很多人去拍紀錄片之類的，侯孝賢導演也有過去拍，他講過一句話是連根都長不了，要怎麼期待他發出葉子？所以我在那個地方感受真的非常強烈，而且進去到那個地方，他們會用一種似乎很樂觀的角度來訴說很多事情，包括他們面對他們自己的處境，貧窮、房子隨時有可能被拆除這些處境，但是他們還是可以用幽默的態度來告訴你，可是我聽得出他們其實也不是不擔心，我到現在還是沒辦法很具體的描述我當時的感受，只是說這些感受都交雜在裡面，所以我對那個地方和參加那個活動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問：所以你是同情他們嗎？

答：其實同情之外還有一種是同理心，我會試想今天如果是我在這種處境之下，也有可能是他們這種處境勾起我生命裡頭曾經有一段是沒有人可以幫你，而在面對事情還要承受很多的壓力很多的不確定性，而且自己的情況已經不是很好了，那種情況可能會讓我產生一種同理吧！那會讓我有更多的感覺。

問：你有自己去表演過嗎？

答：目前沒有，我現在的表演都是會搭著樂團，當一個鼓手。

問：你只有在農村武裝青年這個團體嗎？

答：目前就是只有這個團體

問：你會自己想要去表演嗎？

答：會，剛好你來訪問我的這段時間之前兩三個月之前，我開始在想這件事情，



我開始想去創作一些歌曲，我在想我有什麼方式可以做，不管是我自己去還是跟著團，我也可以去表演。

問：那你有想這件事情，有開始實行了嗎？

答：嗯…我現在的做法是先加強我的鼓的部分，然後包含吉他部分，我的體認啦，我覺得要創作一首歌的話，可能會覺得需要一個彈奏出旋律的樂器才有辦法創作，可是鼓的部分我會一直去精進，因為節奏的觸動對於我來說是非常有感覺的，可以帶起身體的韻律感，我自己稱為找回身體律動的自主性，這個名詞是我自己想的啦，因為我們從小的音樂教育並沒有教到我們這些東西，所以我覺得身體可以跟著旋律的律動是很好的，而且我學的是非洲鼓，他跟身體是結合在一起的感覺，那你自己也有學樂器，你也可以知道你跟你的樂器練的某種程度的時候會有一種樂器和人體是融合在一起的感覺，它不是外在於你的，因為你可以透過這項樂器來表達你想表達的事情，因為我們從小的教育都教育我們要中規中矩，不能聽到什麼很有感覺的東西就擺動肢體，所以我會很想精進自己的打鼓的這部分。

問：你最於你們樂團用音樂當武器，你有何看法？

答：我很贊同，因為我剛開始就是因為這個理念而和阿達組成農村武裝青年，也不能全部說是用音樂當武器，也是一種載具，但是這種載具我們並不是很工具性的在用它，而不賦予他任何美學上或情感上的利益，我們都會想著，在傳達這個議題當中我們也可以把對音樂的情感或感覺投注在音樂之中，所以他可以說是一種武器，那個武器可能每個人都是武器吧！只是看自己要不要去攻擊，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試著去嘗試，樂器是一種媒介，作為要傳達一種對我來講有感覺、想感動、有意義的一種媒介。

問：若以後想創團，也想嘗試組成社會運的的團體嗎？

答：我現在還不會想到那邊去，我現在只想要做一些東西出來，然後繼續農村武裝青年這一塊把它做好，在自己去生產一些產品，我現在還在賦予自己能力的階段，所以還沒有什麼東西出來，但是希望這個階段先把它做好。

受訪對象：陳俐君

訪談時間：約 18：50

訪談地點：南投草屯咖啡廳

問：你在農村武裝青年的職位是？

答：我在農村武裝青年擔任的是大提琴手。

問：你的成長過程？

答：我的成長過程比較循規蹈矩，乖乖的小孩，慢慢的升學這樣，我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本來要考音樂班，所以比較認真在學琴，可是後來因為實在太沒有天份然後被淘汰了，所以那時就覺得那就算了還是乖乖唸書好了，然後是在大學的時候碰到一群很愛玩音樂的朋友，那時候才拉大提琴，那時候就覺得怎麼那麼好玩，因為大家在玩，不是跟著譜上的音符來玩，是聽然後即興的演出這樣，而且也沒有壓力，不需要像以前那樣下禮拜就要繳功課這樣，所以那時候也開始愛玩音樂，也是那時候我加入我第一個樂團，叫做老鄰家樂團，大概是大四的時候，所以我音樂的底子是小時候練的，但是喜歡上音樂是在大學才開始。

問：大概什麼時候開始學習大提琴的？

答：大概小四吧！從小四到高一，然後斷掉到大學再繼續。

問：為什麼加入農村武裝青年？

答：機緣巧合，因為我還蠻愛玩的，其實我陸續也有跟別的樂團搭過，後來就碰到阿達，後來就很喜歡他，然後就和阿達交往，也加入了農村武裝青年。

問：所以你在什麼時候加入農村武裝青年的？

答：2010 年的 5.6 月

問：參加社會運動團體，家人沒有反對嗎？

答：慢慢習慣了，因為我在念大學的時候參加的社團是自然保育社，這個自然保育社也常常會跑到一些奇怪的場合，比如說他們之前在烏來有一個開發道路的案子，就去那邊抗議什麼的，還跑去找教授之類的，其實我也都會跟去在後面看，而且老鄰家樂團也算是一個比較抗爭性的樂團，裡面有幾個成員也是記者或者是從事跟環境議題有關的工作，所以本來那個樂團就跟這個有一點相似。

問：所以你現在是兩個樂團都有參加嗎？

答：對阿！

問：農村武裝青年是你的主業嗎？

答：不是，我本身是一個職能治療師，我在草屯療養院工作，主要是在做復健，我做的是精神分裂症這方面的，可是好像快要變成主業了，因為我有在想，想把工作辭掉了。

問：真的嗎？所以音樂是你的興趣？還是你喜歡去抗爭？

答：對！我喜歡音樂本身，抗爭的話我沒有阿達這麼激烈，我本身的性格就沒有那麼衝。

問：有參與作詞作曲嗎？

答：在農村武裝青年沒有，在老鄰家樂團有參與，作詞作曲都有。

問：有寫過一整首歌嗎？

答：有阿！可是我都不太好意思把它拿出來，我寫的是比較柔性的環境議題的歌，也是有發表，可是都是在老鄰家樂團才拿出來玩，因為我自己唱好像不太好，因為我自己做的只有我會唱，可是我又覺得我自己唱得不好聽，所以我就不想唱了，反正一切都隨緣。

問：你創作過多少曲子？

答：有些都到一半。

問：那有完成的呢？

答：大概 3~5 手吧!

問：有念過音樂相關科系嗎?

答：我沒有念過音樂系，可是在之前要考音樂班的那段日子我家人還蠻認真的栽培我的，那時候是練技巧拉，我覺得我真正的訓練是在後來跟爵士樂有一些接觸才開始的，原來的底子就一直存在那邊，後來我也覺得很神奇是因為我聽到一首曲子可以很自然的去搭它，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神奇的能力，一直到我去參加一個爵士樂的營隊之後，我才發現原來爵士樂有一些曲調，我就是在那些基礎曲調當中一直去發揮，所以很容易就可以跟那些調子合。

問：你覺得現在拉的很小時候學的東西有什麼不一樣嗎?

答：很不一樣，以前用的都是學怎麼樣把弓拉長，但是現在叫我回去看以前的譜，然後從頭拉到尾，我覺得我沒有進步太多，倒是感覺還有表情方面有進步一些。

問：你覺得團長管理樂團的方式如何?

答：就是下班時間還會不斷的灌輸理念，需要把理念融合在於五聲音階當中，強調台灣土地的音樂，強調台灣戲曲的美妙。

問：所以你本身沒有五聲音階的觀念?是團長灌輸你的嗎?

答：本來就有五聲音階的觀念，團長給我的是比較多哲學性的思考，就是在社會議題上可以切入比較多思考的東西。

問：為什麼演出的時候是穿拖鞋?還會脫鞋子?

答：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接近土地阿!而且我本來就很喜歡穿拖鞋，比較習慣且自在。

問：表演一次收入大概多少錢?

答：看團長決定要給我多少阿!他不會虧待我的!

問：和鼓手拿的錢是一樣的嗎?

答：如果有一起表演就一樣，團長拿了比較多。

問：你上台演出有被趕下來過嗎?

答：應該是阿達會先被趕下來吧!沒有被趕過。

問：還會其它樂器嗎？

答：我只會大提琴和鋼琴，其他都隨便玩的，我會四個和絃的吉他，類似鋼琴的東西也會隨便玩。

問：鋼琴和大提琴分別學了多久呢？

答：大概十年吧！大提琴大概學了七年。

問：吉他是阿達教你的嗎？

答：不是！是自學的，之前有參加過一個吉他社的寒訓，玩了五天，就學會了四個和絃，其他都亂玩，我有些曲子也是因為吉他而做起來的，我寫的一些曲子是會先有和弦出來才開始作曲。

問：怎麼樣寫歌詞呢？

答：有時候是信手拈來阿！比如說會寫今天去哪裡玩，然後看到看到什麼故事把故事寫進去，在從這之中作一些想像和延伸。

問：會先有曲還是先有詞呢？

答：好像會一起出來耶！會一句一句的寫。

問：有學過創作的東西嗎？

答：我小時候有學過樂裡，可是跟這個不太像，所以應該是沒有吧！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因為可以隨便唱一首歌，然後詞可以隨便亂講，感覺是每個人都可以玩的。

問：有自己去表演過嗎？

答：沒有！都會搭配團體。

問：有當過主唱嗎？因為你也會寫歌

答：曾經有，可是次數不多，大概只有一兩次吧。

問：老鄰家樂團也常常去表演嗎？

答：現在比較常，之前頻率沒有像現在那麼高，可能幾個月一次而已。

問：你有自己的主業和兩個副業，會忙不過來嗎？

答：說是副業其實也是興趣吧！所以就把它當成在玩，不會忙不過來，我覺得那

個比較像在充電，可以做一些事情，心情也比較有寄託。

問：這兩個團體有比較喜歡哪一個嗎？

答：感覺不一樣，雖然兩邊創作的東西都是跟環境有關，但是創作的風格不太一樣，老鄰家有客家人、有閩南人，創作的東西比較輕快和諧一點，但是阿達創作的東西比較悲情一點，所以風格不太一樣，很難去說比較喜歡哪一個，所以我都喜歡。

問：去參加抗爭的場合會感到害怕嗎？或是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答：害怕是不會啦，因為他也不能拿我怎麼樣，而且抗爭場合是從大學時期開始接觸，而且參加久了之後會覺得其實那是社會的一部分。

問：有參加過哪些比較大的活動嗎？

答：參加過很多保留樂生療養院的的抗爭活動。

問：演出有什麼比較特別的經驗嗎？

答：有一次我們在大安身林公園附近，我們要變成人鍊之類的，就是大家要手勾著手不要離開那個地方，那一次警察就把所有人都抓上警車，然後把我們載去荒郊野外，我還在警車上打電話給我媽媽跟他說我現在在警車上面警察把我們載到一個離我家還蠻不遠的地方，可是沒有任何的交通工具，不要讓我們回家，警察故意要讓大家離開那個現場。還有一次是再灣保，那也不算是一個抗爭，是那邊的土地要被政府徵收，可是那邊的居民還蠻團結的想去抵制這件事情的發生，在一個政府的說明會上，他們就敲鑼打鼓不要讓政府講話，我那時候很感動，因為當地的居民很合作很團結，就是連抗爭的人我很少看到他們會這麼樂觀的去看待未來會發生這些事情，不過那邊的居民真的很樂觀也很團結，所以令我很感動。

問：沒有練過的歌曲怎麼搭配？

答：沒有常常沒練過啦！在比較隨性的場合才可以即興，如果再比較正式的場合就不會了，即興的部分就不要差太多就好了。

問：你本身就會去關注農村的議題了嗎？

答：我之前是看環境的議題比較多，所以相較於阿達是少了很多，可是我也有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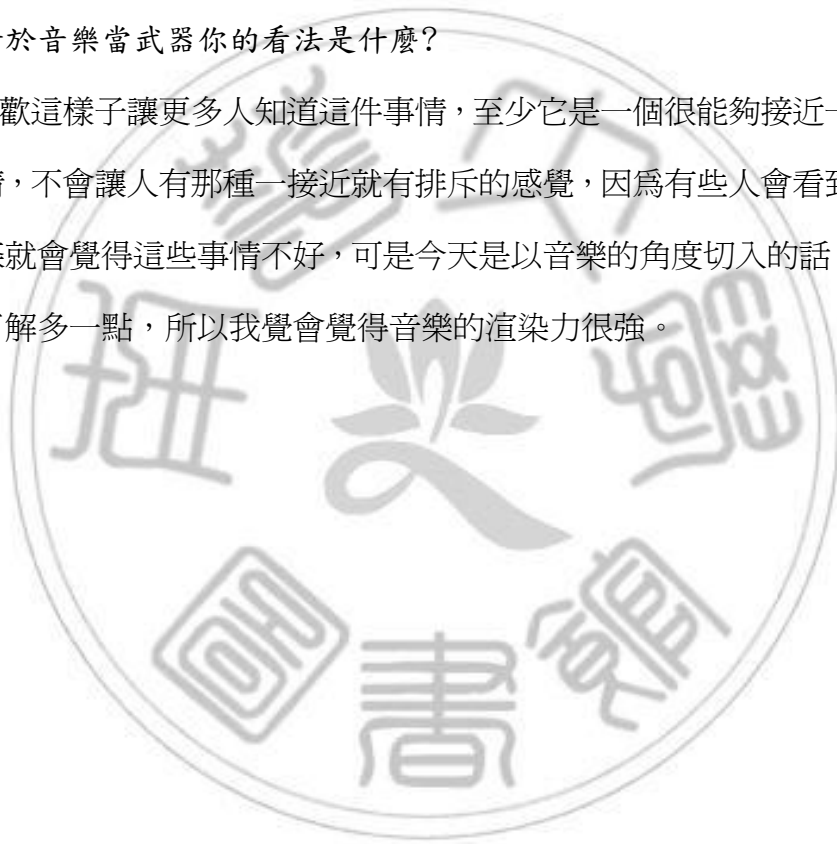
個圈的朋友所以他們多少也會跟我講一些，但是我沒有很積極的去找新聞或者是看這些東西。

問：加入農村武裝青年之後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答：還蠻開心的，幸福指數增加許多(笑)，其實我還蠻喜歡阿達會跟我提到一些他的思考方式在針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因為我想的東西比較少，因為我們學的領域不太一樣，阿達是學社會科學，我學的是醫學，所以我不太會接觸到這種領域的東西。

問：你對於音樂當武器你的看法是什麼？

答：我喜歡這樣子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情，至少它是一個很能夠接近一般社會大眾的事情，不會讓人有那種一接近就有排斥的感覺，因為有些人會看到抗議或是舉白布條就會覺得這些事情不好，可是今天是以音樂的角度切入的話，我覺得他們會想了解更多一點，所以我覺會覺得音樂的渲染力很強。



## 附錄三：照片整理與介紹

### 照片整理介紹



圖 0-7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第一張專輯封面



圖 0-8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第二張專輯封面



圖 0-9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第二張專輯 CD





## 農村武裝青年現場

零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晚上八時◎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二樓藝館

一把歌聲、一支結他、一把二胡/提琴、一隻手鼓，歌唱台灣的土地和農耕抗爭

### 唷！歌唱的力量！

圖 0-10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演出海報

**EARTH DAY**  
2009 地球日

# 生活標

地點：土城舊彈藥庫（近捷運土城站二號出口）  
主辦單位：綠色陣線協會、土城青年生態保育協會  
協辦單位：台灣豐野心定生樂協會、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大地派環境教育工作室、  
專業青年都市改革組織(OURs)、自然步通協會、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人文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看守台灣協會、千里步道舞臺中心、新自然主義出版社

全球暖化，台北該怎麼辦？  
別擔心，先從認識台北的農業生態與綠地開始吧！

09:00-10:00	農夫市集、抗暖化愛地球展覽
10:00-12:00	土城彈藥庫生態導覽
13:00-14:00	種樹，為土城祈願
14:00-17:00	地球日音樂會 烤秋節 看守土城愛綠聯盟 好客樂隊 農木武裝青年 黑手那卡西

以 S. 1. 為抵抗全球暖化，當天請踴躍搭乘捷運  
2. 為減少垃圾及資源消耗，當天請自備環保餐具、環保袋  
3. 請注意氣象報告，活動當天若下雨，請自備雨衣或雨傘

圖 0-11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土城舊彈藥庫演出海報

# 農村再生條例 座談音樂會

## 一、什麼是「農村再生條例」？

農村再生條例(以下簡稱農再)，由農委會水保局提出「十年列編1500億基金、照顧4000個農漁村、60萬農漁民、建立富麗新農村、提昇農村環境品質、找回農村居民尊嚴。」目前本條例已經一讀通過。並列為立法院下一會期的優先審議法案。條例的精神是土地活化使用，將農地農用政策的私擬視為農村再生的關鍵。

## 二、「農村再生條例」有什麼問題？

### (1) 對人民財產權的侵害：

條例中規定，只要所屬土地有3/5人同意並持有2/3以上面積，即可任意變更地目，惟屬所有權人以及範圍內固有土地必須一律參加，而農地轉建地之後的地價稅由所有權人負擔；不如此，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的高價地，可以直接美化改善。費用由所有人負擔，無辜受。從台灣農民多數的小農生存空間基礎，不備強迫接受。而且還必須支付額外的費用，憲法中明定的財產權在此條例中被踐踏無遺。或許，某天你回到家鄉，就會發現你鄉公農土地不知不覺間變成建地了。

### (2) 再生的不是農村：

農村的標本就是農業，可是農再條例中可供補助的項目是自行車道、公園...，農村未必需要的設施。最基本的農業設施：水圳、農機等昂貴項目卻不列入補助，農業基本設施的投注缺乏，何論農村再生。另外，在《農村再生條例草案說明》的結語，寫著「打造讓都市人流連忘返的特色農村」，可見農再條例的主體並不是農民，因此，之後再生的不是既有農村，而是都市人眼中的「富麗農村」。

### (3) 助長派系鬥爭：

農委會承出修改派系學自取，希望擺脫世界上世界先進國家的農業政策，但是，歐洲有悠久的民間自治傳統，台灣卻沒有，台灣的地方社會仍是傳統社會，派系鬥爭嚴重，條例中規定社區選舉單一黨口負責，每一點的小農並無能力提出異議和申請，可以想見會落入有勢者手中。另外，事後實施的規定，更凸顯強權壓制的問題，再加上2009年底將舉行鄉市長選舉，依據過往經驗發包買人的可能性非常大，小農將成為各方利益折衝下的犧牲者。

## 三、我們可以怎麼做？

臺灣未來的農業該怎麼走？農村的定義是什麼？需要保留多少農地？需要有多少種農自給率？以上的問題非常關鍵，但政府卻沒有答案，對農業沒有完整規劃，即在財政預算的特別預算投入龐大預算，我們必須站出來為所異議為了讓更多人瞭解目前的情況，我們將會舉辦一場談話音樂會。



圖 0-12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參加農村再生條例音樂會海報



圖 0-13 農村武裝青年團員於北港朝天宮 阿達與筆者



圖 0-14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於凱達格蘭大道參加反國光石化大遊行演出



圖 0-15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於雲林布袋戲館演出



圖 0-16 農村武裝青年樂團於中正大學演講音樂與社會實踐

